



陶菴集

二十三

墓誌

墓誌

^ 16
2325
23



和
238023

和
2325
28-23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五目錄



墓誌

孺人驪興閔氏墓誌

淑人恩津宋氏墓誌

淑人昌寧成氏墓誌

季舅母淑人韓山李氏墓誌

淑人昌原黃氏墓誌

贈貞夫人青松沈氏墓誌

孺人完山李氏墓誌

孺人驪興閔氏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五目錄



孺人慶州金氏墓誌

孺人宜寧南氏墓誌

淑人安東金氏墓誌

孺人恩津宋氏墓誌

孺人南陽洪氏墓誌

從妹孺人李氏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五

墓誌 六

孺人驪興閔氏墓誌

孺人驪興閔氏者節度使墀之女訓練都正仁偕之
孫監察全州李師曾之外孫年十八歸于密陽朴公
玄冑公吏曹判書大提學忠元之玄孫考承任承議
郎祖安禮牧使孺人幼而失怙哀戚如成人其事母
夫人能盡飲食忠養之節既嫁而猶不衰往往歸寧
如不欲去夫人有六女而於孺人意安之常曰汝手
所供雖死其饗之孺人奉舅姑甚孝居四歲舅歿姑



李夫人亦老家素貧歲又荐饑而孺人能盡力以供饋奠又能善養李夫人甘旨或有不給則輒自責曰爲人婦乃不能養其母耶承議公有女九人孺人待之咸得其歡妹子之鞠於家者衣之先於己子孺人或有疾諸婦女相對涕泣李夫人年八十餘久患泄痢孺人取而嘗之以驗其差劇及喪月歲之制畢具孺人性勤苦未嘗頃刻少懈至老猶然家中吉凶百須皆出其手功得一果藏之以備祭用追念母氏遺意忌日具饌而祭之其誠孝如此孺人中身而寡又數歲長子死孺人自慟曰吾未亡人宜死久矣所以

不死者有以也每撫其遺稚泣謂曰汝門零替至此所望惟汝曹耳晝夜肄業不令其寒餓聞有可師者不問遠近必資送之曰使汝可以爲人雖割吾肌何惜也及孫聖源擢高第孺人曰寒門得此足矣不願爲美官也聖源又以直道廢錮幾十年孺人無戚戚意或恨其榮養之遲則曰母以我爲念也往往語及時事輒歔唏曰上下征利國焉有不亡者乎嗚呼婦人之職莫過於善酒漿織紉以養其父母舅姑而已婦人而能此亦足爲賢矣顧孺人不以是自足惟汲汲乎門戶久遠之圖固已識得大體矣至於富貴

貧賤取舍之際雖平日讀書談道義者亦或難之况如孺人者終身食貧宜若有所歆動而卒無幾微見色又能惓惓以宗國爲憂非見識之卓然何以及此若孺人者可謂女中丈夫矣孺人嘗曰吾久於世何樂惟平生所爲庶幾無愧於心爾戊午孺人年九十視聽不衰日必晨興盥櫛子孫諫之則曰性所安也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無疾而卒以十二月十九日祔於楊州大谷孺人二男四女震錫蚤卒乃錫士人權聖徵李瑜進士黃宗烈典籍洪河瑞婿也震錫男最源聖源今爲咸鏡都事秦源女適令金應祉乃錫

取秦源爲後女適郡守鄭鏗士人李聖百將葬聖源來請余文以納諸幽遂爲之叙如此云

淑人恩津宋氏墓誌

宋出恩津自二先生以後世方之於河南之程淑人同春文正公之曾孫也考諱炳翼尙州牧使祖諱光棻正郎贈承旨年十九歸于安東權定性敬仲敬仲之祖曰寒水文純公府使諱煜其考也淑人生長禮法之門而所歸又與之配美如此者古今豈易多得哉然大賢脚下難爲子孫非有德行之美不忝祖先則其爲羞辱又有倍於凡人此可懼也淑人爲人

聰慧精敏自幼端重有儀長益謹飭動遵規繩又能
觀內訓列女傳諸書略涉大義其事父母洞洞屬屬
未嘗恃嬌而少懈牧使公中年哭其室趙氏淑人時
在室爲之幹蠱上以奉祭奠下以撫諸弟咸盡其情
禮其事舅姑誠孝篤至舅姑甚愛之然淑人愈自畏
慎及析爨而居去黃江數里時文純公獨在世淑人
每晨走伴而候之未或一日廢文純公居常稱之曰
此婦善事我一家尊屬戒其婦女曰汝輩宜爲則與
敬仲和敬兩至飲食衣服儉而潔家之有無不一令
敬仲知也其處夫黨誠愛藹然禮防甚嚴人皆敬憚

文純公之庶母無子女者來依於家淑人尊敬之得
一味未敢先嘗曰舅姑下世之後尊屬惟此而已及
喪又祭之如禮庶族之無依者敬仲又多取養而婚
嫁之則淑人輒承其意皆善遇之曰祖先骨肉不可
以貴賤異視也御家井井有法味爽盥櫛婢僕各授
其業不敢怠晚嬰痼疾猶自力治事曰中饋女子之
職一日未死豈可爲僂身圖乎其訓子女必以義方
每戒震應曰立揚豈非父母之願而今之時義正合
退藏收拾遺緒能爲法門佳子弟則死亦何恨若齷
齷常塗營營聲利則雖日有三牲之養吾不喜也敬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五
仲蔭仕方爲廣興倉守其爲比安縣也淑人隨焉以
丁巳五月十一日卒于官舍年六十二以其年七月
二十日葬于忠州東杏花洞一男五女震應其男婿
李東馥大提學吳瑗縣監閔百亨金聖休金亮行內
外孫男女皆幼震應方篤志向學有聲士友間果能
成就其德爲文純公肖孫以副淑人之望則豈不賢
哉銘曰
女士之稱舊聞於詩婉婉之聽室家其宜不有君子
斯焉取斯我銘厥美後昆是貽

淑人昌寧成氏墓誌

淑人姓成氏其先昌寧人自高麗中允仁輔始見于
譜入本朝靖平公石因文安公任以藝學位宰相爲
時名臣其後浸衰曾祖速祖昌一不仕考鍊擢武科
蚤卒成氏舊家古稱多賢人君子淑人生有異稟年
十八歸李氏爲刑曹佐郎諱世雲繼配旣入門舅縣
令公一見而賢之授以家政淑人持家有法未幾縣
令公卒姑尹氏老而寢疾淑人奉藥餌不離側者五
載且以其間爲時月之制畢至無憾姑將終取視之
歎曰家貧何以得如此吾無以報新婦恩也三年之
中親井臼奉饘羞寒時手足至皸瘃見血夜則不解

衣而寢其勤勞如此公之羣從子弟孤窮無依者歸之如其家淑人至誠撫愛冠娶以時則莫不心誠悅服事之如母親戚有喪而不能自辦者家自爲具以濟之春秋暇日賓客盈堂輒隨而供應之不以有無累公也公疎宥有氣節重信義喜施與淑人之助爲多以是淑人之賢士大夫莫不聞之及公疾革淑人沐浴露立禱于先廟願以身代公既歿淑人持門戶謹家法每日未明而起拜家廟坐正堂以理庶務歲時祭祀先期埽滌僕隸之與事者亦令新衣而齊宿躬視酒漿要在潔精曰享先在誠不在物也遠祖墓

有田而宗人不能祀淑人諭令割其田更置主者歲收其入以供祭其教子孫也雖甚愛而不曾假以色辭有過則使之下庭受責常詔諸子曰爾曹努力學問家人細瑣不足知也汝父嘗公退而歎曰今之士大夫多庸鄙近利者世其衰矣汝等志之又曰吾性不喜名利思與汝曹築室山水間讀書耕稼無求於世爲士者但當飭躬砥行得稱爲君子人亦可爲父母榮何必富貴利達而後可也或出至書室見有編帙几研散亂不收者則必手自齊整曰爾曹惰性若此何能辦事其居家日用之間立法示教常在孝悌

倫義雖於微細亦不苟也每喜言正大二字曰君子當如是又嘗論文公小學而曰此生人之所必自爲耳何至筆之於書以曉之耶每遇國家大喪必下堂哭泣流涕以爲君臣之義不以婦人而可廢也其明於義理如此淑人幼孤執喪如成人哭泣幾失明母夫人衰老甚淑人終身致養及喪而殯葬饋食咸如其禮祖先祭祀必具蔬果魚肉無間於晡昵若淑人可謂孝不衰於父母者矣淑人素多疾及居喪致毀食素十餘年危殆者數而往往有神佑焉佐郎公旣卒淑人守制於墓下委身藁薦晝夜不脫經帶涕

淚著地經年不滅屋不塗墍暑月溽濕蟲蚤滿室終夜不寢而不一爬搔戒侍者毋得妄殺一蚤我未亡人其敢求逸旣而羣蟻日夜相銜負出戶外蚤遂絕其疾甚未嘗服藥煩悶引水飲且數年忽夢公遺以藥漿卽己人謂精誠之感然竟沉淹積歲乃以今上壬子閏五月四日卒于衿川江上臨歿從容然無他語命取酒與二子訣享年五十三淑人嘗謂宜夏曰汝先妣之喪治喪旣儉我死亦如之至是遵遺志不敢違云淑人舉二男一女男宜哲進士教官宜大有志行早死女未字而天宜夏元配延安金氏出其

男曰普昌普行普聖宜哲男普翰普衡普衡爲宜大後淑人吾宗叔宣務郎晚熙之外孫吾宗族五世同居淑人嘗養於外氏余幼少時得親見焉二子又從余游學故知淑人德美之詳蓋莫如余也淑人聰明強記動止有度識高而慮遠志勤而事治凡其言行之懿雖讀書談道義者鮮或過之然最而言之其他可及也至如高明特達之性誠愛惻怛之心自然有以孚諸室家親戚之間無所往而不得焉夫豈聲色號令之所可能者哉斯淑人之所以爲賢也歟淑人以卒之年八月晦從葬抱川雙谷里李氏先兆越三

年甲寅自衿川遷公墓與元配來合葬淑人耐于左
銘曰

嗟淑人之御家兮若忠臣之遭難危室漂搖其風雨
予羽譙兮鳴聲悲匪材誠之兩備孰能興復之若斯
惟績學而種德旣身有而後貽苟有形史者作尙或
取乎婦德之碑

季舅母淑人韓山李氏墓誌

正郎閔公鎮永之婦淑人韓山李氏者牧隱之後吏
曹判書諡忠貞諱顯英之玄孫坡州牧使諱徽祚之
曾孫同知中樞府事諱昌齡之孫白川郡守諱明升

之女正郎公之三世曰驪陽府院君文貞公諱維重江原道觀察使諱光勳慶州府尹諱機公之伯氏忠文公以北評事過咸興張公世南時爲判官於淑人外祖也爲淑人約婚年十五歸于閔氏以庚寅十二月四日歿去其生癸亥爲二十八淑人歿後公仕爲工曹正郎淑人始葬驪州蟾樂里文貞公墓越崗甲辰正郎公歿穿其穴而合葬辛酉九月又移卜于豐昌府夫人墓左麓負艮之原龍仁地也淑人容儀雅潔動止安詳坐必整齊目不散視色笑怡悅語言簡當大抵出於自然而非作意爲之也新婚資裝世俗

例以華靡相尚而夫人則於豐約侈儉之間漠然不以爲意一門同爨甚衆婢僕互生唇舌聽者不堪其苦而淑人處之適然若無聞也其寢疾於父母之側也旣革而囑傍人願歸死於尊姑之所其平日孝心可見也正郎公嘗曰淑人雖在宴私之中穆然自將未嘗見情容終始如一曰其善事夫子又如此忠文公夫人李氏有鑑識尠許可獨稱淑人以爲潔淨無瑕與諸婦女處韻味自別又嘗見其舊日侍婢耘草於淑人祠堂之前而泣涕漣如指而歎曰此亦仁惠所及沒世而不忘者也淑人弟夏龜讀書人與淑人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五
實爲同氣間知己淑人之歿也爲文而哭曰志度豁
然不苟自與齷齪婦女有不同者發言行事務爲直
截恥作回互媵娶之態正郎公從子翼洙嘗記公事
實而於淑人則曰無一點塵俗氣識大義有女士風
以此言槩之則可以知淑人德美之出常矣淑人又
善於女紅持刀尺裁縫手勢如飛一夜之間能成兩
件衣觀者至今稱奇云子男二人樂洙縣監覺洙方
志於學諸孫男女皆幼惟覺洙之壻曰徐退修銘曰
譬如寒冰貯玉壺美質清瑩不可忘惟有令譽滿身
後小子作詩示無疆

淑人昌原黃氏墓誌

詩序贊二南婦人之德有曰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
夫已嫁而猶孝於父母况未嫁乎其嫁而事舅姑者
又可知也余銘近世賢婦人多矣其如詩序所稱則
未有若黃淑人者淑人系出昌原高麗侍中忠俊其
始祖也入本朝有諱瑋藝文奉教兄弟父子十人同
時以科宦顯於淑人爲五世曾祖諱滢 贈吏曹判
書祖諱蓋耆敦寧府都正 贈左贊成凡舉七丈夫
子季諱鏞唐津縣監兩世推恩以唐津之兄判敦寧
欽貴也唐津公以八耄陞通政實淑人之考配文化

柳氏正郎軸女淑人生而仁惠淑哲動有規度性又聰敏善於服勤甫十歲往侍贊成公歲餘母氏欲率還贊成公畱之曰孫兒非不多而老人之養多賴是兒不可捨去癸未歸于安東金時敏士修時敏戶曹正郎盛後之子敦寧都正壽一之孫參判號休菴尚寓參贊號竹所光煜卽都正以上兩世也姑趙淑人壺範甚嚴而淑人務適其意宿疾遇冬輒劇盡誠扶護未嘗少離以至寒曉佇立於寢窓之外姑有呼聲淑人必應之姑嘗曰余之依此婦如襁褓兒之賴母乳癸巳正郎公之喪姑又病出僦舍淑人猝當內政

一邊治祭奠一邊奉藥饌左右供給無少窘錯又或入廚供具手背凍龜而血流不自知苦夫黨見之嗟嘆曰誠孝精力俱非世俗婦女所可及家以長房遞奉兩世先祀淑人蠲潔致虔雖甚病不令人代唐津公寓在木川去京爲五六舍伴信難續而淑人至誠探候每月必屢得老人安否温煖甘旨之供不以路遠而或闕唐津公每歎曰如吾老且貧者非金氏女何以支過余亦親聞其語鄉人至今稱其孝及其旅宦在洛服食亦躬自辦給不煩鄉家判敦寧公見而嘉之曰不獨是事爲難貧家女類皆告急父母求乞

不止獨吾姪必憂其父母一不及自己事吾已知其爲孝女矣士修闊略家事無所營爲惟清坐哦詩而已淑人理家雖艱甚而不令士修知有時客至咄嗟盤饌輒具親友咸曰非賢運判何能乃爾士修寒窮無所成名淑人安命不嗟怨晚筮仕監狼川縣清淨爲治一境誦之淑人之助爲多淑人有達識巫卜不入於門寢疾多年亦不近醫藥己未二月五日卒年五十七越一月葬于楊州陶穴里先兆淑人未有產育姪子勉行自幼取而育之以爲嗣愛踰己出教之必以義方勉行從余游爲淑人乞銘久而益勤余感

其孝力疾而爲之叙系之以銘曰

宜家之德可配二南然且有女而當男孝衰妻子能不懷慙我最厥美以風來今

贈貞夫人青松沈氏墓誌

凡人之於子孰不欲擇師而教之以求其顯榮也哉惟乍違目前僂生別離之思而又憂其飲食居處不如在家拘於姑息之愛終成酖毒之安其割慈母愛通達大體以盡義方之教者余獨於沈夫人見之矣夫人青松大家麗朝衛尉寺丞洪孚之後入國朝自青松伯德符以來連爲大官青陵府院君綱之曾孫

光世議政府舍人生穩進士生若溟縣監生滌通德郎於夫人爲考工曹佐郎海平尹世揆外祖也夫人生而明慧有異質父兄咸奇之曰恨不使汝爲男子以昌大吾門也通德公夙抱奇疾繼母李疎於理家夫人時方幼少而日夜手線以辦滌灑才藝敏妙人莫能及時閔淑人甚愛孫良輔爲求賢配鄭正郎洵卽淑人之姨子而於夫人爲姑夫稔知夫人姿性之出常勸以結婚夫人年十三行親迎之禮良輔字康伯忠州牧使洪公諱重楷之子弘文館校理諱萬衡之孫永安尉諱柱元其曾祖夫人之醮也容儀秀

出禮度嫻習內外族黨嘖嘖稱歎閔淑人貞介絕俗少許可而獨稱夫人爲賢婦事事必咨而後行夫人事之盡其誠孝罔敢恃愛而或怠愍通德公廢疾窮居有時奉迎家中極其供養異居之時日必數仵以候得一美味必送進焉古所稱已嫁而孝不衰者夫人有焉夫人年十六而子昌漢生以君子早廢舉門戶衰替必欲勸學成就甫十歲使來學於余昌漢初離家不敢思歸往往逃還夫人諄諄誨戒而還送之余之赴北幕夫人又使就學於趾齋閔公及余退居花田復令來留其阻久而乍覲也兒輒抱膝吮乳不

忍離去則夫人或和顏而誘之或嚴辭而責之日雖
晁必送之見時又未嘗不愀然曰所望於汝者常在
長者側觀感善變每歸伎倆猶舊何不體父母之心
乎吾先妣爲之嘉歎曰賢哉是母天必感其至誠使
子顯揚無疑也不幸以丙申七月二十九日卒年僅
三十四夫人歿後戊申昌漢始擢文科歷翰苑玉堂
今爲全羅道觀察使而夫人不及見矣於是 贈康
伯吏曹參判夫人從 贈如例夫人在時謂昌漢曰
待汝決科携往父母墳山省埽而還庶無憾矣嗚呼
亦何及哉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信哉

是言也次男章漢亦學於余有聲士友間夫人葬于
坡州當作洞與向之原與參判公同崗而異墳余素
賢夫人今於幽堂之文義不忍辭銘曰

夫人十三上堂拜舅禮度嫺雅德性夙就尊姑女士
曰吾佳婦宜家之行疇非可取擇師教子於古罕偶
割慈以義賢哉是母人事謬悠慶在身後 恩誥煌
煌兒拜稽首爲善之報遲速則有我銘其大可以不
朽

孺人完山李氏墓誌

嗚呼自古忠臣義士遭時危棘單心竭力支國勢於

一髮千鈞之際者曠世而一有之而死易立孤難自
嬰曰以來已有定論今得之於閨閣之內若此者視
古烈丈夫豈不尤難乎哉余於孺人李氏見之矣李
氏者我世宗大王別子密城君瓌之後白江相國
諱敬輿之曾孫大司憲竹西諱敏迪之孫考曰判書
諱師命有勲勞於王室肅廟己巳爲奸凶構誣
終罹慘禍妣安定羅氏牧使星斗之女孺人以丁巳
生生七日而羅夫人卒祖母黃夫人取而養之故以
黃夫人爲母稍長始知爲羅夫人出追慕涕泣如成
人黃夫人雖甚愛之而訓誨有方一言一行必循軌

則年十九歸于光山金龍澤牧使諱鎮華之子西浦
諱萬重之孫沙溪文元公諱長生之五世孫也始己
巳之禍西浦公出獄之謫語家人曰李某之冤吾甚
憐之聞其有幼女長孫可娶之臨婚判書公之冤未
白人多以爲禍家子不可娶牧使公毅然曰先人之
志不可改也孺人旣歸金氏婦德咸宜六親皆賀夫
子好詩文不以家事嬰心以孺人代勞也庚子盡室
下扶餘旋移居連山壬寅春凶黨大起誣獄夫子首
及焉孺人託幼稚於同里夫黨而身入京每夜沐浴
拜天以祈紓禍禍色益急夫子竟以四月十一日死

於獄中羣凶恐獄不成過數日偽以承欵書出朝紙
孺人偵得其實狀使忌辰不失正日其視 皇明劉
侍講繆詹事不知死日者不可同日語矣况夫子誣
服一段可由此而昭洗者乎孺人將自決以殉之夜
夢夫子從獄中以破壁紙大書以寄曰必須生存以
保子息孺人遂斷以大義矢心不死羣凶將用收司
之律發緹騎圍孺人所居索長子急孺人舉止安詳
不失常度羣凶既殺長子遂分配孺人及長子婦於
泗川河東地孺人哭謂婦李曰吾與汝同日決死豈
不爲快而以汝舅之忠孝抱至冤極痛父子滅身而

吾又死則幼稚必不能保全吾雖欲生而汝死則吾
不可獨生是汝重絕其後嗣也其可忍耶婦李乃許
以不死則又慟哭曰吾汝之生比死尤可哀也然限
以十年若復見天日長成兒輩庶報舅家恩德之萬
一孺人之叔父議政公賜死孺人之弟喜之及議政
之子器之皆拷死孺人之繼妣趙氏與孺人之女兄
金監司普澤夫人與喜之之妻鄭皆自決一門慘禍
古未有也將赴謫宋氏女乞來別不許曰徒亂我心
率二子一女赴謫所語婦李曰吾與汝雖生若郡將
暴惡則當即死耳設几筵於謫舍朝夕泣血號天隣

里爲之感泣時仲子年十四國法無待年從坐之文而羣凶恣行胃臆或云年滿將收之孺人憂懼不知所爲乃以仲子變服爲女奴送于宋氏使匿之他所聲言仲子遭癘死詣縣告而設機制變得免檢驗人無知者孺人以一女子獨與婢僕行此至難至危之事而恩義素孚任使得人故皆盡其死力雖變故危急之時終無反心焉每以竹籤分書吉凶二字卜於靈座前而決之未嘗少錯精誠之感如此今上乙巳盡放諸坐謫者孺人以仲子首實蒙宥禍變時兩喪皆葬淺土葬禮多闕孺人獨自經紀丙午始克改

葬翌年時事又變率諸子歸懷德戊申避亂又徙于連語諸子曰茲土也宗黨所居文學所在今而後始定居矣孺人蓋當未立孤之前雖窮阨萬端而未嘗言死事及諸子旣長還以不得下從爲至恨茹荼攻蓼十年如一日己未十月二十六日感疾而終享年六十三臨歿戒諸子曰惻念父冤母負母志兄弟和協俾保門戶我死之後事汝嫂如事我也以十二月九日權厝於石城立石村負乾之原實趙夫人墓側也孺人性明達識大體於小學語孟略通其義常曰男女之間大防存焉必嚴必謹家道乃立年高之後

亦不使年少姪輩坐處稍近謫舍嘗夜失火季女頓足而哭曰孀速出孺人徐步而出季女自前牽之孺人曰何若是急迫也辛丑建儲後人皆以爲無憂而孺人獨憂之淡其卓識多類此姪子貧不能行判書公墓祀孺人爲之替行忌日必助祭以終其身喜之只有一女坐謫孺人憐其孤弱冒禁率來養之如己女擇婿而嫁之諸子之衣服飲食務令菲薄曰汝輩豈好衣好食之人哉又命終身素帶以志至痛常泣語諸子姪曰己巳禍初祖母中夜執父親手而問曰汝今死生未定或有不是事耶汝豈欺我哉父親愀

然曰此心只爲國耳上天俯臨焉敢欺母余時年幼雖未知禍變本末而父親之至冤刻骨而悲之矣汝父每於酒後呼父母而泣曰我今父母不在忠君之外更何所事我世臣也已以死許國若有貪慕富貴之心天必厭之此蓋忠孝之心出於天而然也乙巳之後世道雖乍明而羣枉猶未盡伸孺人嘗以夫子心事之未白死日之見誣欲擊鼓訟冤而人或止之孺人歿之明年而禍又作仲子被逮以孺人之所欲陳者陳之於廷問之下上爲之惻然命貸死流海島嗚呼昔王元美之傳湯節婦曰是所謂嬰百罹出

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者也且比之文信公而以節婦之有成爲勝之况孺人之所成尤有難於節婦者耶孺人嘗舉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語曰吾於金氏素志亦如此云孺人舉四男四女一男二女一男長大材卽壬寅被收者次遠材方自濟州出陸次晦材女長適宋載福次適朴宗衡方遠材之被逮也晦材自意兄弟俱不得全懼孺人之事行因而湮沒不傳奔走涕泣乞銘於余余憐其志而許之銘曰鷓鴣鷓鴣兮取我子兮毀我室羽譙譙兮尾脩脩風雨漂搖兮音曉曉嗚呼孺人勤苦勞悴之意其尙類

乎斯詩我用作銘銘以哀之

孺人驪興閔氏墓誌

孺人姓閔氏諱某我伯舅議政府左參贊趾齋府君諱鎮厚之女府君才誠兼至爲國盡瘁實我肅廟名臣母夫人延安李氏明達有女士之風孺人生有美質又樂有賢父母食息濡染不離訓典之內和婉謙慎自幼少時已然年十六歸于光山金光澤德耀德耀之父曰鎮華進士壯元忠州牧使祖曰萬重號西浦官禮曹判書大提學孺人入門親黨咸曰佳婦辛丑德耀中進士余往賀於三清洞之居是德耀所

卜地而孺人拮据而成者環屋長川白石而松臺在後幽淡清絕有邱壑之趣德耀安坐哦詩孺人手紡績淡得詩人雞鳴遺意余前後凡三過焉蓋觀孺人不出聲氣而家事自理服用酒食皆儉而潔是冬士禍大作翌年虎龍上變德耀之兄龍澤首被逮甚至於戮死德耀隕心喪魄若無生然尋以收坐謫長鬢縣妻子隨往路過驪州時李夫人盡室歸先墓之下而趾齋府君祥事間一句且孺人有身臨月家人咸欲其少畱獨李夫人謂曰雖夫家尋常憂阨宜不敢爲僂身之圖况此何等時耶一身死生不足恤祥祭

何可論促令隨去臨別無幾微見色孺人亦體其意不敢出涕抵謫始解身海堧羈孤艱苦百段而孺人能迨然自遣李夫人又貽書孺人曰吾見禍家子弟自知不用於世全無勤勵爲學之意遂致其家不振矣汝勿以隕穫之色示兒輩使之怠廢也孺人佩服不敢失二幼子亦能力學今上乙巳始脫謫籍而無可往者孺人弟翼洙士衛遇洙士元奉李夫人在驪鄉德耀攜孺人而依焉屢遷而得牛灣江村其後余屢過之德耀性坦率平居不自矜持雖數起而孺人未嘗不爲之起孺人在德耀之側洞洞屬屬若嚴

君然未見有惰慢之容余甚賢之歸則語家人而嗟嘆焉家貧疏糲不繼而孺人不戚戚亦不令德耀知也癸丑李夫人卒孺人瑩然益無所依後十年壬戌十月三日偶感疾歿于蟾樂寓舍年五十六德耀長於孺人二歲孺人歿後二日亦卒金氏墳山俱遠不能以柩歸以某月某日合葬于牛灣屋後孺人三男敏材簡材獻材嗚呼傳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是惟君子能之夫以婦人性偏而可論於此乎若孺人者寒士之妻固不可謂不窮而中年以後所經歷險阻艱難實今古所罕有人不堪其苦者而

孺人處之如樂地未嘗一出嗟怨之言人或勞之則曰命也噫吾先妣平生見人富貴無歎羨之意嘗曰凡人百病皆從枝求上出來孺人德性蓋亦有肖似者故其驗於患難之際者如此設令孺人處乎富貴吾知其必不淫矣豈不賢哉嗚呼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溫者仁之發恭者順之著此於婦人之德可謂至矣尙記吾先妣語及孺人而歎曰吾觀一家婦人多矣資稟溫恭未有如是女者有如是之德而命之窮厄乃至於此此何天也小子對曰常者理也反常者氣也從古變多常少然而不有窮厄恐

無以見吾妹如是之德是亦未必非天也余亦嘗語此於孺人矣及孺人訃至追念斯語益爲之愴涕成服之翌日爲孺人草成誌文其不待孝子之狀而但以身所聞見撰次之者非惟揚孺人之善欲令爲善者少知勸焉系以銘銘曰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我賦斯詩以銘孺人

孺人慶州金氏墓誌

孺人姓金氏籍慶州本朝開國功臣楸之十三代孫曾祖鍾城府使諱元立祖 贈左承旨諱敏格考學生諱載漢妣全州李氏學生重耆女祖曰副提學惟

弘孺人之夫曰延日鄭鎮重叔參奉纘憲之子圃隱先生之幾世孫也孺人生於丁巳二月二十四日卒於庚辰六月二十二日金生彥豪卽余同鄉親友而於孺人弟也其爲孺人狀讀之可以知孺人之賢蓋言孺人五歲失母善事繼母母教以女紅每稱奇才遇母諱辰繼母見孺人哭泣之戚抱彥豪而教之曰爲子誠孝當如是願汝之類汝姊及笄繼母又捐世孺人哀戚出於至誠見者嗟歎彥豪年七八歲頑愚無識家大人長在親側家稍左未暇檢束孺人涕泣而語之曰慈氏愛汝使不出外勸之以讀書今汝罔

念慈訓狂恣日甚慈氏有知以爲如何也彥豪泣謝曰自今惟姊言是承是後家大人之出輒挾冊以進孺人欣然開卷於鍼箱之上執筭課讀頻問文義且使端坐座右警其過失疊疊訓誨無非愛親敬長讀書教躬之方雖古賢父兄之教何以加茲孺人天資敏慧識慮明達友于之性懇惻之誠積於中而見於外故如彥豪之蒙駭而自知畏敬不敢慢戲於其傍惟其言之聽今則雖老而無成猶不至於陷大戾而辱門戶者實孺人救拔之力也孺人在夫家舅姑稱其孝順婢僕懷其慈惠其賢益可知也孺人葬於圃

隱先生墓右麓乙坐之原重叔後娶有子觀濟是從余游者將爲孺人納誌於幽就金生所爲狀取其要而叙之云

孺人宜寧南氏墓誌

孺人南氏烏川鄭鎮重叔之妻也南出宜寧國初有領議政忠景公在其後察訪挺蕤縣監澈父子以忠孝聞縣監之曾孫天舉僉知中樞府事於孺人爲父其配彥陽金氏慶趾之女重叔圃隱先生幾代孫參奉纘憲其考也孺人年十九歸鄭氏爲人慈惠潔靜事舅姑以禮處諸姑無間言姑之子無怙恃育之如

己子家貧能節用又能養蠶治圃以供飲食衣服臨祀必斤斤致虔父以大耄錫爵孺人往賀焉將歸歎曰女子有行父母老而不能養其若之何未幾遘癘甚危重叔入視之孺人作氣曰願君子自慎言訖而卒庚戌五月十四日也年四十六重叔葬之龍仁古梅谷坤坐之原去圃隱墓十里舉五男三女男觀濟興濟謙濟餘幼女皆天觀濟常從余游孺人送之曰夙夜戒謹無忝所事及歸又問所學何事余因觀濟聞孺人言行蓋熟矣孺人性喜書夜則令子誦而聽之至忠臣孝子之事嗟賞不已每戒諸子曰有子不

令不如無也又曰人多爲婦女所移者汝曹當慎之嗚呼世之人鮮不以姑息爲愛而孺人獨不然觀濟飭躬砥行非余能教實孺人教之也豈不賢哉觀濟泣請銘銘曰

勤以理家義以教子婦人之行如斯而已矣

淑人安東金氏墓誌

淑人安東金氏者安岳郡守諱昌說之女領議政文翼公退憂堂諱壽興之孫母吳氏陽谷忠貞公諱斗寅女也吾仲母歸樂堂夫人於淑人爲姑母淑人又呼吾婦爲姨余以是聞淑人幼時事頗詳蓋淑人在

兩家爲初舉孫奇愛之甚顧無一毫驕惰之氣動合儀則纔學語已能知愛親敬長之道祖母尹夫人女士常稱之曰使汝爲男子子者必使金氏之門復昌及擇對爲僉正李公成朝季子梅臣婦吾婦早世吾仲母繼逝自是不復聞淑人事矣時因吳家子弟問之則淑人賢而無子又未嘗不嗟惜也後數十餘年李氏子惠輔來請淑人幽堂之文曰此吾父遺命也銘吾母者非先生其誰余惟淑人資性清明端一幼時事行實如吾所嘗聞者其在夫家以事父母者事姑其得乎姑夫人之心可知也其治柵也家徒四壁

貧苦殆不可堪而凡係細瑣不使夫子知曰丈夫之汨於營產是婦人恥吾豈以此累之蠶桑織紉夙夜不少懈以至園圍墻屋之事躬自勤勞而聲音不出於戶外平居庭宇必汛掃器物必整飭上下各執其事閨門之內穆然也雅好澹泊不歆羨富貴聞鹿車故事輒欣然慕之當兄弟析居也淑人曰宗家貧無以奉祭何用分財一物不以自私余於斯狀益聞其所不聞惠輔又泣而言曰吾父嘗詔不肖曰汝母貞而不滯慧而不流旣和且敬婦德備矣終身慕父母汝母殆庶幾乎其見知於夫子者如此尤何間焉淑

人以庚午八月十五日生卒於乙卯正月二十七日
年四十六余旣銘禮安公又別爲淑人作誌蓋不忍
傷孝子之心也銘曰

在室爲淑女居貧爲良妻姨夫作詩衆美具兮

孺人恩津宋氏墓誌

孺人宋氏同春文正先生之曾孫考牧使諱炳翼母
完山李氏牧使公男女十人孺人最幼最愛其端淑
年十六歸韓山李思勗思勗經歷秀衡之子而出后
縣監秀文者曾祖參贊弘淵孺人未廟見本生姑卒
哭泣饘粥一如禮牧使公歎曰兒乃能移孝若此旣

見舅舅曰眞法家子也久而益愛之曰是善事我戊
戌牧使公卒庚子縣監公卒姑鄭夫人久疾孺人賣
裙買牛親飼以進乳窮日夜扶救一不告勞亦不令
母姊知也年二十二癸卯六月四日死墓在清州治
西水落洞面吳之原死後三歲李君始成進士李夫
人哭孺人曰未亡人宜死久矣吾不食汝亦不食強
食以至于今矣吾生而汝乃死耶又曰豈無他子自
汝子歸吾身若無依然李君常嘆曰孺人於我有爭
友之益矣今安可復得孺人之姪明欽爲孺人狀德
具道是語且言其考錦山公亦嘗稱之曰吾妹柔恭

慈愛人也余惟女子之行莫善於婉順孺人之得父母舅姑之心如此又錦山公余所敬重豈辟於愛者夫以孺人之賢宜降之福而卒蚤死無育何哉而况弱齡俦仃備嘗百罹尤可悲也然不如是孺人之至性何從而見余於是益信先生之教之遠孺人之賢豈非丹穴之一羽也余亦先生外出遂爲銘以塞生者之悲銘曰
婉兮變兮有齊季女胡然而來胡然而去氣之清而數之局兮終古如許

孺人南陽洪氏墓誌

孺人南陽洪氏者 明陵參奉禹肇之女祖受容司憲府監察曾祖處大知中樞府事妣驪興閔氏府院君文貞公諱維重之女余與孺人同外祖而孺人之外祖母曰豐昌府夫人趙氏趙夫人大耄在堂孺人年十一失父十六母又亡趙夫人取孺人兄弟而鞠於家以故余時過外氏未嘗不與孺人相見天資莊靜高潔自幼少時已知非尋常婦女矣十八歸于完山李夏祥子華子華縣監顯之之子而出爲其伯父進士重之之後光州牧使益命其祖而曾祖則大司憲敏迪也孺人既入門祖姑宋夫人素簡嚴不苟譽

而於孺人獨稱其賢且憐其瑩子撫愛備至孺人事之如母其侍夫人疾也奉藥餌巾帨晝夜不離側如是者數旬而一心不懈既終喪每當諱日涕泣曰祖姑之恩我不報也及生子又泣曰我生子而祖姑不及見也孺人孝友篤至及嫁見一新衣一厚味輒歎曰吾祖母與二弟飢且寒矣吾忍自安耶及遭癘將死也舅欲入視孺人不肯曰死固吾所惡也我亦知入而救則生不入而救則死然所惡有甚於死則終不可爲也嗚呼疾痛而呼父母人之情也而若孺人者不欲以身累親當死生之際而不易其心斯可謂

孝而其言亦可悲也孺人生於戊子二月三十日死於壬子閏五月十日以其年八月十五日葬于永同馬里谷負丙之原孺人於凡百器玩別無嗜好衣服惟取澣濯潔淨而絕不近華靡其往來夫家也服飾尤簡儉且去膏沐趙夫人問之則曰婦女在道不當爲容飾也在外家賓客多達人軒騶至門衆婦女或窺觀而孺人獨俛而執女工若無聞也與二弟居恐其衣服相近必藏而別之蓋其天性然也孺人嘗語子華曰婦女之情孰不欲君子之榮達而我則不然君若讀書修身超然爲高蹈之士則於我榮矣安得

與君共挽鹿車而歸山耶蓋孺人情致瀟灑有林下
風故其言如此子華爲人清脩且善文辭有聲士友
間孺人死後幾年又死而別葬于楊根先兆余於子
華在時嘗許以孺人誌未忍孤其言遂爲之銘銘曰
詩稱女士我見孺人使充其操其庶乎少君德耀之
倫

從妹孺人李氏墓誌

孺人牛峰李氏者吏曹判書歸樂堂府君諱晚成之
女正郎 贈執義絳之妹也府君元配安東金氏生
執義君及其姊孺人之母曰金夫人奉事淵女延興

府院君悌男之玄孫府君老而執義君未有嗣孺人
之生也府君以巡撫使在湖西聞之大違所望及還
見孺人而喜之曰兒頗類我稍長有至行府君奇愛
之孺人天性婉順自幼無一言一事違拂長者之意
府君常命之曰衣之有紋者勿服也金夫人偶以縠
文衣之孺人泣曰父有教不敢也仍請利刀欲去其
紋而不能得遂不復服金夫人有疾孺人不食而色
憂長者雖命出遊亦不肯間與羣兒嬉戲未見有忿
色執義君之事金夫人慈孝無間而孺人猶若有和
異調娛之意發於辭色吾先妣素有鑑識見孺人每

歎賞不已孺人六七歲遘奇疾金夫人至誠保護不
教以女工而自然無所不能其多才又如此府君不
幸瘕歿於壬寅士禍今 上乙巳雪冤復爵執義君
奉金夫人奔竄周流於春川永平淡峽之間孺人輒
從焉性勤敏甚喜養蠶種樹雖顛沛之際而未嘗廢
執義君積毀成疾將死手書囑於余曰病妹淡可念
爲慈親益復於邑幸如弟在時存恤而成就也時余
在花田故里奉金夫人而還爲孺人擇對丁未秋歸
於全州柳得養仲長仲長大父泰明承旨父愈縣令
以孝友世其家孺人入柳氏之門事舅姑盡禮生長

富貴而無一毫驕惰之容與妯娌在側和氣融融舅
姑曰汝能事吾如父母吾何憂乎無女也金夫人於
孺人未忍一日離膝下乍違必涕泣思之孺人每數
粧告歸辭懇而容婉舅姑感而許之仲長旣得君爲
內助仍從余遊孺人嘗勸之學隨事規正又非一二
余孤露以來移寓龍仁之寒泉寒泉卽先壠而歸樂
府君之墓亦在歲癸丑金夫人携孺人而來依焉孺
人手紡績仲長讀書淡得雞鳴詩之遺意每晨夕講
誦之聲盈堂孺人聞而樂之殆忘日月之逝居一年
金夫人薄入洛下孺人隨之偶感疾死於城西寓舍

是甲寅十月四日也得年僅二十四孺人常善病病則自危而歎曰吾則死吾母疇依及臨絕其言益悲切嗚呼若孺人者可謂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者矣仲長又言孺人疾革無他語但問尊舅之行何日戾止時舅在慶山縣而科期非遠蓋以不得面訣爲恨也舅姑尋常書札必貯之箱篋無一紙之失壞其愛敬如此云孺人與余別約以數月而遂不復歸金夫人亦不忍重見舊居惟仲長時時過余相對悲咤而已孺人以是歲十一月三十日葬於交河月籠山之南麓與承旨公墓相望嗚呼女子之身至眇少也而

器量則大人也曾懷宏豁見識明達雖不讀書而往往有理到之言如孺人者豈可復得耶使孺人幸以爲男必善述我仲父志業以益大吾門而旣不能焉又不幸一墮胎而卒無後譬如一箇好果樹不得下種子益可哀也孺人手書小學及三綱行實常自省覽欲請余題其書面而未及云爲孺人狀其行者仲長也作文而垂諸後者其從兄緯也孺人死後十年甲子月日仲長始克燔誌而納于幽銘曰嗚呼以余觀於婦人德容功三者之兼備孰若吾妹之賢乃有斯疾而又無年奈何乎天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六目錄

墓誌

九代祖觀察使府君墓誌

八代祖監察府君墓誌

七代祖判書府君墓誌後記

六代祖司議府君墓誌

五代祖妣貞夫人晉州柳氏墓誌

參奉府君墓誌

孺人全州李氏墓誌

高祖考 贈贊成府君墓誌



從曾大父 贈參判府君墓誌

祖妣貞敬夫人慶州朴氏墓誌

從祖孝子 贈持平府君墓誌

從祖打愚先生墓誌

先考墓誌

先妣墓誌

仲父判書歸樂堂府君墓誌

仲母 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墓誌

季父觀察使府君墓誌

季母貞夫人漆原尹氏墓誌

亡室 贈貞夫人海州吳氏墓誌

殤兒墳誌

從弟婦孺人安東金氏墓誌

曾祖考小室昌原黃氏墓誌

庶從大父進士 翬墓誌

庶從大父宣教郎 習墓誌

庶從大父進士 翬墓誌

庶從叔別提 晚徵墓誌

庶從叔主簿 晚增墓誌

族兄學生公 續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六

再從兄奉事公續墓誌

再從兄直長公絢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六

墓誌七

九代祖觀察使府君墓誌

李公吉培葬在廣之龜川失幾百年其村人以告乙未八月後孫晚成晚堅及其姪子緯亟走謁墓有短石其文剝缺惟爵名姓宛然可讀夫人密陽朴氏異墳而耐是月壬辰同諸宗改築而崇之置守戶歲祀為常且將豎大碑伐石置之廣津之干未及就二父歿緯泣曰嗚呼此吾責也然且待之遂刻誌著其世及宦蹟後承以識其葬其世曰高麗侍中三州伯公



靖三州今之牛峰由侍中歷平章事子儀考功郎延
宗國子典酒蔣判軍資監事希聃典客判書得丘判
宗簿寺事周至公凡七世夫人之考縣監義林也宦
蹟曰公早登第實我太宗辛卯權克中榜丁科二
十人 宣德戊申拜善山都護府使政清訟簡又勤
於勸學校儒多中第者 世廟嘉之特加二資庚申
授黃海道觀察使十二月六日巡至安岳病卒輿地
勝覽牛峰縣人物善山府名宦載之詳後承曰監察
圻大司諫埴其子大司成承寧判書承健奉教承張
子之子司議諶編修官塘觀察使之行副提學之信

三友堂之忠承文博士應元孫之子若孫來孫 贈

贊成劾至參議 贈領議政有謙正郎玠都正翮

贈持平翎大司憲翊右議政翮吏曹判書翊 贈參

判晚昌兵曹判書晚成大司諫晚堅正郎 贈執義

練凡五代多不能盡載公葬後後孫莅茲土者四之

信牧使翮翊畱守晚堅府尹畱守及尹後先訪求尹

遞歸未數月得之是雖至誠所感其晦而顯者天也

蓋公積仁于躬用燾厥後宜食報於無窮而獨家乘

散佚之德之行無由考徵是亦或有時而顯俾克卒

我二父志歟緯之所待固於是乎在

八代祖監察府君墓誌

公諱圻姓李氏牛峰人上祖高麗侍中公靖曾祖諱得丘典客判書祖諱周宗簿寺正考諱吉培黃海道觀察使妣密陽朴氏縣監義林之女歷司憲府監察通禮院引儀出莅恩津咸悅江東三縣皆有治績贈議政府左參贊兼知義禁府事此公之官世大略也墓在高陽香洞某坐之原夫人柳氏附焉柳氏文化大姓父安靖公江生二男一女男承寧成均館大司成承健禮曹判書女適郡守柳仁洪後孫顯者觀察使之行之信三友堂之忠參議有謙大司憲翔右

議政翮判書翊判書晚成觀察使晚堅年代既邈公之生卒月日亦不能詳而蓋聞公器度嚴毅治家以法子弟有過不少饒以是兩子賢而達後承皆以孝友仁厚業其家觀乎此可以想見公矩度矣是爲誌

七代祖判書府君墓誌後記

吾先祖判書府君 成宗朝史官嘗書佔畢金公宗直事曰南人師譽弟子弟子譽師後十八年戊午羣凶構史禍得公筆雀躍曰此直史也蓋公與佔畢素友善所書偶據一時意見非有私好惡其爲凶黨藉重之資豈公所能逆覩者哉况當時士禍之作直以

先朝事爲口實非由公筆而特以衆情悲傷公議憤激於公亦不原恕往往有詬詆之言嗚呼此豈公本心也哉燕山在上林手射豕豕奔突入玉堂血流滿地公時爲副提學與同僚洪瀚成重淹等上劄切諫燕山怒不省公卒後三歲甲子追謫前劄以公首倡有泉壤之禍中廟改紀隱恤有加公雖不幸受謗而卒與士類同其禍福以自白其本心世雖渺知公而知公者天也公男諶掌隸院司議詢生員司議男之文參奉之行觀察使之信副提學參判鄭惟善別坐趙禕其壻生員男之忠參奉世稱大儒副學之孫

有謙參議以儒術政事名世是生都正翮 贈持平翮皆旌孝翺遺逸大司憲翹右議政翺判書議政之男判書晚成大司諫晚堅此其最著者餘不盡載李相國荇嘗誌公墓事多闕漏略補其大者仍記後承以納諸幽云

六代祖司議府君墓誌

公諱諶字君諒禮曹判書諱承健之嗣子也牛峰之李始自高麗侍中公靖代有簪組入本朝都觀察使諱吉培以循良著是生諱圻司憲府監察 贈議政府左參贊於公爲祖妣安東金氏生員汴女燕山甲

子判書公被泉壤禍公坐謫鏡城丙寅改玉復判書
公爵公遂放歸以太夫人命赴舉中翼年生員第二
名公少負公輔望自以禍家子不復就公車朝廷惜
其才特拜義禁府都事陞宗簿寺主簿歷原州判官
江西縣令仁愛藹然所至有治績入爲戶曹佐郎改
掌隸院司議聽訟如流 嘉靖己亥正月三日卒去
其生 弘治丙申六十三後以子貴 贈吏曹參判
夫人善山金氏吏曹佐郎叔嚮之女合葬全義縣西
坐酉之原公器識高邁慨然以希賢慕古爲己任黽
勉祿仕而非其志也酷嗜書潛心玩繹老而不倦家

法嚴子弟雖盛暑巾襪惟謹弟之子之忠蚤孤教育
甚至常撫其背曰此兒有高識必能闡道義後果爲
名儒又喜誘掖後生一時賢俊多出門下其尤者李
相國鐸兪尙書絳云公三男長之文參奉次之行觀
察使季之信副提學女適參判鄭惟善別坐趙禕參
奉無嗣觀察側室二男副學男劭參奉劼 贈贊成
參奉生有憑有恆贊成生有容有敬有光有誠有謙
參議以學行名世參議之後最顯都正翺 贈持平
翺俱以孝聞大司憲翺右議政翺吏曹判書翺兵曹
判書晚成觀察使晚堅其子若孫也餘不能盡載噫

今去公百有餘年家乘散佚言行莫徵然有善於已
然後可以及人公之能作人如此有諸已者可知宜
其畜德積仁以遺我後人休豈不偉哉略記其大者
以信來茲

五代祖妣貞夫人晉州柳氏墓誌

全義縣西數里有牛峰李氏族葬地貞夫人晉州柳
氏位焉上而幾步禮曹判書諱承健爲舅之父岡之
右司議諱諶其舅司議公季子諱之信弘文館副提
學別葬高陽香洞夫人副學公繼配也夫人考參奉
寅全靖平公珣之後妣義城金氏參奉漣之女慕齋

先生安國之妹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二月
四日舉二男一女男劭參奉次劼 贈贊成女孫億
以詩名參奉男有恆有恆之子正郎玠玠之子縣監
晚亨俱有至行贊成五男季有謙參議學行名世其
男都正翮 贈持平翎大司憲翔右議政翮判書翊
議政之男晚昌 贈參判於緯先君晚成判書晚堅
觀察使我李至是益大顯豈非夫人積慶懿訓之所
自也是爲誌

參奉府君墓誌

我牛峰之李自麗侍中公靖始本朝觀察使吉培判

書承健最著判書生掌隸院司議諶司議三子公其長而諱之文弟曰之行觀察使之信副提學公少負文望蹭蹬不第晚筮仕中部參奉卒之日正月十六也墓在高陽香洞監察諱圻墓之左監察於公爲曾祖孺人完山李氏雞林正坦之女讓寧大君之後別葬全義慶項判書公墓側公無子取副學公季子劼養爲子劼 贈左贊成贊成子若孫曾之顯者參議有謙大司憲翔右議政翽判書翽判書晚成觀察使晚堅而志公墓者贊成公玄孫弘文館副提學緯也孺人全州李氏墓誌

參奉牛峰李公之文之配曰孺人全州李氏公墓在高陽香洞而公之考司議諱諶祖禮曹判書諱承健葬於全義縣西孺人實從其兆鄉人至今稱爲小主墳蓋孺人讓寧大君之玄孫其考雞林正坦云孺人之生不可詳其年月卒則先公以某年正月廿七日無育參奉公取弟副提學之信之子劼子之劼 贈議政府左贊成參議有謙大司憲翔右議政翽判書翽判書晚成觀察使晚堅其子若孫曾之顯者餘不盡載贊成公玄孫某官某謹誌

高祖考 贈贊成府君墓誌

公諱劼字勤夫觀察使諱之信之季子妣晉州柳氏
參奉寅全女以嘉靖庚戌十一月廿四日生公五
歲解作字九歲通簡札性孝友伯兄嘗墜傷躬自扶
護三旬不離側觀察公之疾也涕泣祈于天尋瘳觀
察公嘉之曰此汝誠所感也及喪哀毀幾滅性伯父
參奉公無嗣取公養于家事之一如觀察公參奉公
有婢妾畜其弟女嫁時厚資之皆取參奉公家者公
不少介意其處貨利蓋類此爲學博問強記而不閑
科曰晚以母命赴科舉輒見屈與鳴谷李公山甫爲
忘年交李公常盛稱公才局壬辰之亂公聚鄉兵謀

擊賊賊猝至公殿後中流丸卒時五月八日也配韓
山李氏公潞女牧隱之後生五男有容有敬出爲人
後有光有誠無後有謙公天姿粹美去華務實絕無
綺紈習氣雖不刻意於性理之學至性馴行暗合古
人奉先祀以誠接賓友以和撫僮僕以慈家內率化
閨門肅然以公之德不得發揮事業卒乃夭於非命
嗚呼痛哉孤有謙謹書

右吾曾王考所撰家狀緯敢約其文用成幽堂之
誌而公卒後九十六年贈左贊成以孫翮貴先
系後承別錄下方李氏出牛峰自麗侍中公靖七

傳至吉培本朝觀察使觀察之孫諱承健判書是生司議諱諶司議男參奉之文居長而觀察公季也有謙參議質行醇德爲世名臣有五男翹都正翎 贈持平皆以孝旌閭翎出后有敬翹大司憲出后有誠翹右議政翹判書側出男翬進士習翬進士翬繼子晚慶翹三男晚昌進士 贈參判卽絳先君晚成判書爲翎后晚堅觀察使爲翹后翹庶子晚達翬男晚徵別提晚膺晚增主簿晚成男絳進士壯元佐郎晚堅男綬維晚慶男紳績奉事絢監役晚達男綰奉事外出不盡記我李蓋自參

議公以后益大顯豈非公積德餘庥之所自也玄孫弘文館副提學絳謹誌

從曾大父 贈參判府君墓誌

公諱有敬字而直牛峰人我李咸祖麗侍中公靖本朝都觀察使吉培始著觀察生監察圻監察兩男承寧成均館大司成承健禮曹判書判書之孫曰副提學諱之信是生諱劼 贈議政府左贊成於公爲考韓山李氏牧隱孫公潞之女其妣也副學公從兄三友堂先生之忠之子恣出繼爲大司成後早夭無嗣取公子之公娶居昌慎氏佐郎在女又無嗣公兄弟

五人於序居二而最季諱有謙參議以儒學名世命其仲子翎後公翎丙子之難與其婦吳氏殉節江都特贈司憲府持平旌之曰孝子烈女之門弟議政公翻以仲子晚成爲其後文科壯元判書於是 贈公吏曹參判夫人從 贈如例公之後屢絕屢續至判書公有一子絀進士壯元佐郎公嘗僑居全義後還高陽 崇禎庚午四月四日卒夫人之卒以丁丑三月五日葬于高陽香洞坐丑之原與夫人同塋異墳判書公嘗欲誌幽而未及就絀克紹先志屬絀爲識如右云

祖妣貞敬夫人慶州朴氏墓誌

貞敬夫人慶州朴氏右議政牛峰李公諱翻之繼妃也議政公三世曰弘文館副提學之信 贈議政府左贊成劾戶曹參議 贈領議政有謙外祖處士坡平尹公弘裕夫人之考世英通德郎祖大頤 世子翊衛司洗馬曾祖弘美承政院左承旨妣全州李氏司藝晚吉之女夫人以 崇禎乙巳七月廿七日生丙寅歸于議政公議政公時判兵曹翌年入相夫人由貞夫人進封貞敬夫人戊辰議政公卒後三十歲丁酉夫人卒卒之日五月十六葬于龍仁泉谷議政

公墓之右崗議政公元妃羅州朴氏凡三男緯先君贈參判晚昌蚤卒次晚成次晚堅晚成丙子庭試壯元晚堅己卯及第又三歲緯擢第夫人備有隆養二十餘年卒時晚成吏曹判書晚堅觀察使緯副提學一世榮之夫人一婚士人吳履周夭死夫人痛甚夫人卒後一歲女又歿嗚呼何其酷也夫人淑哲莊惠治柩井井有法度始入門議政公指吾母曰吾婦女士君可師之吾母至誠事夫人夫人甚敬重終身不衰得一味輒先及吾母而後食遇諸孫恩愛至見者不知其異於是人益信議政公之教行于家而夫人

之德其享尊榮也固宜吳孺人二女歸李養重權震應緯一男濟遠

從祖孝子 贈持平府君墓誌

崇禎丁丑正月二十四日吾叔祖諱翎字和仲與其夫人同福吳氏死於江都之難朝廷表其門曰孝子曰烈婦 贈公司憲府持平緯嘗讀公遺事參議公命公曰吾則死矣兒書生不必死公跪對曰父死於國子死於親婦死於夫各其職耳捨此何求又答傍人有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吾供吾職而已外人知不知又何問也此正撐天地亘古今不可滅底義理

公時年二十三嗚呼何其烈也公與伯氏翮翼蔽尹夫人伯死而生尹夫人參議公卒無恙吾祖議政府君童年陷虜陣公執手訣手書譜系以與之府君顛沛不失終身執之以泣其字畫精整如平日又何其從容也公早通詩書慷慨勵名節嘗居所後考憂婦病且死不肯一見死而始哭之貌溫而志確寡言語重信義有重名士友間公死後兄弟四人皆貴顯人為公益悼其不幸然公死而脫父母於死又能培植根基張大門戶者公之力也又况其風聲義烈凜然百世猶生者耶吳氏參判百齡之女也公女子子曰

淑貞鞠於外氏其祖沈正郎惕抗節死女八歲亦罵虜赴火死議政府君命仲子晚成爲公後文科吏曹判書有忠直大節死於壬寅士禍其嗣練進士壯元正郎亦以孝死朝廷復表其門若公可謂有子有孫矣練死而公嗣又絕使公視之其賢於不肖而有者耶抑天豈終使公不祀也練未死屬緯誌公墓今不忍負其言而慎獨文敬先生既爲公作碣文茲不復詳特致其感慨景仰之志如此云

從祖打愚先生墓誌

先生諱翔字雲舉號打愚我李出牛峰其見於譜者

自高麗侍中公靖始本朝觀察使諱吉培判書諱承
健副提學諱之信最顯副學府君生諱劼 贈左贊
成是生諱有誠 贈參判其季諱有謙起遺逸卒官
戶曹參議 贈領議政質行醇德矜式士林配坡平
尹氏處士弘裕女先生其第三子而出爲參判公後
先生以 萬曆庚申七月二十七日生幼而岐嶷有
器度稍長孺染庭訓已能留意經學而旁通書史文
辭滂沛詞苑鉅公稱以大手收使李公聖淵有藻識
見先生歎曰偉人也以女歸之丁丑之難先生仲兄
贈持平翎及伯仲二嫂一時殉節尹夫人自赴火僅

甦先生適在他所得免自是以後先生痛天地翻覆
無當世意上書議政府君以爲爲士者不可復就公
車議政府君義而許之議政府君嘗師金文元先生
先生歿其胤子文敬先生嗣爲道學正嫡先生負笈
從之受性理羣書見解精淡操守敦固文敬先生淡
期許之旣又從遊於二宋先生二先生以文元門人
仍師事文敬故遇先生以同門友而先生則執弟子
禮益恭終身嚮慕不衰先生世居高陽之花田里中
歲卜築全義縣北先生謂學問不可全靠師友靜居
一室極意探賸而於大學用力尤至以爲一生受用

之基本踐履既篤聲聞日播遠近學者多從之者先生素心謙冲不以師道自居而又未嘗不竭心以告也 孝廟戊戌二宋先生在朝方搜羅賢俊先生以世子侍講院諮議被徵累辭不獲翼年應 命時顯廟在東宮先生至誠開導其論經義大要以身心體驗爲主 顯廟嘗以先生所陳白者問于同春同春對曰諮議說俱是也仍出語人曰輔翼之任可謂得其人矣以女婚乞暇不許陳章徑歸得遞是歲五月 孝廟賓天先生赴哭乞行文敬先生所定君臣服制疏再上輒見格時有投匭詆二先生者先生亦

不自安退歸 別諭敦召秋赴方中 上聞其至給食物先生黽勉留京邸 上有疾罕御經筵先生疏請頻接儒臣質問經史且以一思慮肅容氣懲忿窒慾之說獻焉未幾 上召見曰予每念前事欲一見叙懷矣勿復還歸補予不逮先生拜謝復申前疏之請 上曰若不思退予當用爾言拜宗簿寺主簿尋遷工曹佐郎屢入筵席啓益弘多又上疏陳振紀綱之道而以人主進學爲本仍論諸宮家折受之弊上批褒以藥石之言尹善道託禮論構誣二先生上火其疏而投畀權認伸救被劾出城 上欲別諭

雷認而怒承宣之不卽承命將鞫之三司請收還又降嚴教先生上疏論善道認之罪仍言殿下不能不動於其恐動熒惑之說至欲鉗制政院三司之口使不敢言是則殿下已墮於二人之術矣賜優批以聾病辭侍講上曰爾雖不聞予言爾言予則聞之勿生遐心辛丑拜司憲府持平以親嫌免是後屢除輒辭間陳時事六條上開納壬寅爲扶餘縣監首毀邑之淫祠宿弊如洗寬仁清慎闔境頌德翼年丁議政府君憂服除拜工曹正郎上幸溫泉知先生在近地特命宣諭先生感激赴召面諭

勤諄三爲持平皆不赴因天災上疏乞倣桑林故事以十責責已有勤懇切實之褒戊申拜進善會上復幸溫泉先生進謁賜食物且給駟使隨後辭以疾上以東宮疾患欲疾驅而還先生引袁盎語以諫翼年又承命詣溫宮陞掌令應旨陳數千言其目則明聖學嚴宮禁得人才辨邪正振紀綱崇節儉恤民隱壬子陞執義別諭敦召時同春疏斥倖相積援李泌言盧杞事上斥之以伐異先生亟草疏力諫以爲臣素知積之爲人不過斗筲器耳輕佻跳踉本非吉士機辯巧黠自是儉人若授以有司之任不

無一長可取而假之以廊廟之權豈其無蓄害之并至既以積爲相又欲宋時烈之同朝是何異於雜薰蓄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光潔而不汗也積內交戚里宦寺外交朝士大夫下交市井上媚君上故虛譽隆洽以致許忠臣之說遍滿內外 殿下只聞其賢不聞其惡倚重如伊呂周召者良以此也噫昔在先朝宋浚吉嘗主激揚之論其時賊點之惡猶未表著靖社之勳亦非積之比而 孝廟俯從公議又嘗言於筵中曰予見浚吉若對芝蘭可想其眷重之意矣 殿下禮遇之盛亦終始不替而何故因此斥一

佞臣之事反有伐異之疑耶臣恐 殿下之平日待儒臣初非出於誠意也疏入 上震怒命削奪先生職兩司請反汗至百餘啓相臣金公壽恆亦言宜以明廟所以處曹植 先朝所以待安邦俊者爲法而上意終不解 肅宗乙卯積黨以禮論網打士林尤菴柎棘南荒同春亦被追謫而先生竄寧海賊鑄少

有盛名先生嘗委訪焉見其目視不端曰此不吉人也不復來往鑄銜之至是鑄得志而先生竄焉庚申積子堅謀逆事覺誅鑄亦伏法善類彙征於是先生宥還 上用張曲江故事命祭同春墓又特叙先生

別諭促召以其先論積事也尋拜濟用監正自是
召旨連降皆辭翼年上疏陳正君心正朝廷之說而
以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四者爲目又應 旨進言曰
當今之事何其與宋朝不幸而同也頃年羣小所謂
誤禮者同於指程朱爲僞學其欲網打士類者又同
於章蔡侂冑之所爲趙綱之配 廟庭又同於安石
之配文廟而至如當路諸臣將欲收拾亂逆之餘徒
以爲調停之論者其爲謬計有甚於范呂諸賢兼收
異趣之失朝紳間自相攻擊又豈不有似於川朔諸
賢之分朋相攻而不悟元豐大臣之含怨伺隙者耶

朱子嘗言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襍於百
執事之間亦足爲害又以嘉祐元豐之并用爲非臣
以爲苟無明道力量而欲與元豐大臣同事則鮮不
淪入於章蔡之流莫若遵守朱子規模之爲嚴明正
大也 上并嘉納拜執義 別諭十月爲參 仁敬
王后國祥到城外再辭許之令安意出入筵席拜成
均館司業承 命入侍 上面諭曰累煩徵召莫回
遐心中夜以思只切耿歎今幸上來年雖高而筋力
不衰毋懷長往之意先生起謝仍陳戒願以實心行
實政 上曰斯言誠切至矣旋引疾歸壬戌又 別

諭無何特除刑曹參議先生上疏請收資級附陳修德弭災安民節用之道 優批開納時 上招賢益勤而以先生因職名不安特許遞以軍銜召翼年春赴朝 命除肅謝參講席又 命直宿日賜對有玉圈貂帽食物之賜尋疏論民瘼以立聖志恢公道爲要且於筵中以篤志勤學收拾人才之說進皆蒙嘉獎拜兵曹參知近臣有言宿衛劇地非所以待賢者移戶曹參議已而先生因微事自引徑歸且附存心養性之戒 上謂儒臣去就關國家興替遣史官使偕來先生惶恐一入應 命而退七月擢漢城府右

尹陞左尹是冬 上患痘先生來問起居將歸以進聖學革舊習勉戒 明聖大妃之喪又赴哭旋移疾累辭益懇許之甲子尤菴門人尹拯反其師外存師生之禮而潛與人書誣毀之事發先生聞之駭歎曰此世道之變也即移書告絕就其書語而痛辨之曰竊嘗謂磅畫義利一劍兩段函丈之外未有其人若謂以過重則似矣謂之義利雙行則何異於誣夷爲跖至於制行處事一遵朱門成法若謂之王霸并用則晦翁當分其咎矣嘗見函丈於士友間稍涉機關權數輒痛斥之如使函丈少用機關則曷嘗爲宵人

之所誣而有嶺海之行哉夫弟子之於師既有無犯之義則以夫子爲迂者亦不見其爲是若使子路不質於夫子而言之於人則豈非聖門之罪人哉且師與父固事之如一而如有不共戴天之怨則亦當於其間權輕重而處之左右則不知有何可怨之端耶今雖以墓文之未盡爲憾然究其所以實三代以下相傳之直道其不敢效流俗之阿好者如此豈不增光於先丈平日自處之道而乃反誣辱之至此耶一自此書之出向之醜正者莫不捥腕而生氣孰謂左右乃爲衆邪之嚆矢也尋又於論事疏中微及其事

曰朱子嘗論元祐事以爲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故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其失在於分別之未精臣嘗以是語觀今之事同己中之分黨自能助仇敵之勢通用邪正之論又必至於邪類偏勝此皆已往之覆轍也若欲如朱子所謂分別之道則必須於士類之中分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退小人而進君子則國事其庶幾乎噫向來奸凶之禍幾至不測幸賴 殿下神明快覩廓清之慶而今日臣子乃於其中又復橫生異議別立色目自陷於偏邪之罪者何哉豈以陰

陽二氣大分雖判而陽中之陰自不能無耶夫陰陽
黑白昭然易見而陽中之陰微眇難知故君子中之
小人似是而非似正而邪此爲陰病裏證尤足可畏
冥冥禍機畢竟如何苟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
無以致其決此臣所以以陰消陽長之道望於 殿
下者也前是羣小之不悅於尤菴者非一朝一夕敢
怒而不敢言及拯之倒戈而攻之也舉皆靡然應之
仍與積鑄餘黨打成一片氣勢日盛先生之書與疏
出而無不怒目切齒人謂大禍立至而先生則迥然
不顧也屢拜大司憲上封事者二極論朝論橫潰民

生倒懸之狀丙寅因 別諭復陳節省保民之策翼
年又促 召不赴獻收心省身之戒及羅良佐之醜
辱尤菴也先生又痛辨之 上批今觀卿疏良佐誣
罔之態有難自掩也戊辰 下諭特召拜吏曹參判
屢辭而免 莊懿王后之喪先生奔哭而還 上遣
近侍勉留而不能及湖西有弑父烝母之變人情同
憤而聽獄者皆緩治先生以爲事關風教於辭疏略
及刑政解紐之失拯黨常欲陰中而未得其便至是
使其徒之爲道臣者密誘諸囚恣意糴撰悉翻舊案
而以烝母之獄歸之於先生之證成以快其禍心先

陸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生陳疏埃罪 上優批慰諭既而朴泰萬以修撰投
疏誣捏指先生爲用意誣人先生遂被譴罪正言朴
泰淳又從而下石已巳春積鑄餘孽復當國構先生
益急遂至對吏禍作先生姪子晚成疾往省之時夜
過半先生已起坐誦中庸聞報無幾微見色將登途
顧諸生曰君輩無以吾爲戒而怠於學道也羣小百
計鍛鍊終不得可以罪先生者而又不欲全釋經歲
遷就竟以庚午正月十九日卒於獄中壽七十一先
生旣歿凶黨又鈎致先生二庶子一門生一奴皆死
於桁楊之下噫嘻亦甚矣後乙亥校理閔公鎮厚於

筵中爲先生白其寃 特命復官宰臣朴泰尙又掇
拾泰萬泰淳餘論而構陷之 成命旋格十數年間
朝紳章甫多爲之訟寃丁酉 上幸溫宮全湖多士
又上章請伸雪 上俯詢諸臣左相金公昌集等畢
暴先生被誣狀 上意始釋然教曰前後經席屢見
斯人斯人而豈有是事 命還其爵秩特遣禮官致
祭及 肅廟昇遐士禍大起先生又被追削乙巳今
上初元復復官賜祭公論至是而大定矣李夫人韓
山大姓牧隱之後慈仁溫順牧使公嘗稱其無一點
人慾及歸先生事舅姑盡道奉祭祀盡誠以至撫庶

隆者先生集卷四十六
出待僕御曲有恩意親戚鄉黨皆稱其賢禍故之日
晝夜叫號只願速死乃以練之前一日終人皆異之
先生始葬楊根及夫人之喪移卜故第之北而合封
焉夫人有六女無男先生歿後以族子晚慶爲後女
適縣監宋炳文申徵華都事吳遂大主簿金恆壽申
鎮參判洪禹傳側出晚初晚顯卽死於禍者女爲洪
鼎叙妻晚慶三男一女紳績奉事絢直長壻鄭觀周
宋繼子堯卿都正申繼子魯校理金男鐵根生員璞
根申繼子思億女柳淵洪男啓祿啓禧正言女李淹
晚初男緻晚顯繼子緯僉知洪鼎叙子鏤曾孫曰濟

厚濟弘濟夏濟明濟寬濟大先生沉淡和厚樸直果
確平居無疾言遽色充養有道德器渾成粹嘗屢侍
床下每見其瞑目堅坐終日如泥塑人時先生年幾
七十矣雖於幼少時亦知其爲儼然大人氣象也其
爲學專務實地不事口耳講討則必以體行爲歸宿
持守則常以間斷爲淡戒自少至老無寒暑晨夜未
嘗頃刻廢書古人所謂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者先生
蓋有焉顧其平生講說文字俱佚於禍故無可以徵
考以得於其門人慎公後尹者則先生嘗語學子曰
今之學者動必曰求諸身心而不免有差者窮格之

工未至也苟窮格未至則所認多謬認是爲非認非
爲是認善爲惡認惡爲善心何由得正身何由得修
此聖賢所以貴於窮理也然若必盡博天下之文盡
明天下之善然後欲約禮誠身則其將何時可行哉
此又聖賢所以貴於知行並進也然又或涵養不淡
而徒求之於文字則心地躁擾不得其定靜學識茫
昧亦無由光明此學者之通患故程子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可見涵養之常先於窮理也夫
敬所以成始成終不但用之於涵養而已大學之三
綱八條中庸之九經三德能敬則行不敬則廢大哉

敬之爲用也於此可以見先生自修教人之大致其
門路之正蓋如此居家則孝友淡至生事死祭咸盡
其禮每以昆季離居爲恨會則一席湛樂和氣融洽
閨門之內斬斬有法肅若朝廷事君則忠愛懃懇
其聞君德朝廷之闕失輒忼慨憂懣殆忘寢食在
朝不滿數歲而感激恩遇知無不言前後章奏必
以勤聖學正王道正人心爲先務而於陰陽消長
之幾尤致意焉蓋先生嚴於嫉惡見有不義之人非
理之事必淡惡而痛絕之鄉人善者說之不善者怨
之至當邪正之分義理之辨則一刀割斷毅然有責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育難奪之勇是以遇事自信直道而行雖屢經危禍而九死靡悔其天性然也常篤信尤菴志氣相契言論一致世之故爲歧貳別立門戶者先生淡非之又自禮訟以來人知爲大禍根祇稍欲自疎獨先生不以死生禍福而貳其志以至一時進退去就靡不與同流俗往往譏誚而亦不之恤及其變出門墻首先斥絕以盡鳴鼓之義衆怒如火勢甚燎原此先生受禍之由也先生末年所遭亦是嫉惡一事彼誣辱之言言之污口非有識之所可道而爲先生寃之者亦或以先生爲不當言而言噫天下之惡一也人人皆

得以誅之况身被禮遇職當正俗本無不可言之義且使方伯守宰無緩獄之失先生亦何必言也羣小急於構陷先生使天地所不容之惡得以假息而先生則瘐死嗚呼天下寧有是耶又或咎先生以不量時勢自速世禍是亦有不然者先生目下久已無禍福二字矣時勢非所可論祇是嫉惡之腸欲以此爲扶倫之一端耳畢竟羣小之巧捏醜誣豈先生之所可逆料也哉先生旣積忤鑄拯之徒又巧值龍蛇之運雖無此一事其必不免而其坐此而危辱者特命之窮矣此又可傷而議者猶欲就其間論得失不亦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六
慎乎尤菴與人書論此事以爲只出於嫉惡正俗惟
此一言足爲斷案矣嗚呼先生之一榮一辱一詘一
信而世道之變無窮良可於邑而先生斥積之疏絕
拯之書忠義奮發讀之令人膽激而髮豎雖千百代
之下可見其爲磊磊落落君子人也緯又讀先生封
事其再引元祐紹聖間事以爲戒者其言痛切淡中
今日之病使先生生於今又將不免矣是蓋考亭正
法尤翁與先生所共死守而不變者也後之人又不
可不知也緯故於先生事行不暇悉錄而獨於其信
道守正之義特致詳焉豈亦衰世之意歟遂書此以

納諸幽且以諭諸來許云

先考墓誌

府君諱晚昌字士夏我李出牛峰始祖公靖高麗侍
中入國朝觀察使吉培以循良聞其孫禮曹判書承
健用直道忤燕山君禍及身後是生司議諱諶生副
提學諱之信生 贈左贊成諱劼生諱有謙戶曹參
議 贈領議政號晚悔 仁祖癸亥起布衣除縣宰
德行經術矜式士林有五丈夫子第四諱翮議政府
右議政孝友忠直爲國蓋臣府君其長男也妣羅州
朴氏僉中樞 贈判書諱濠之女觀察使南郭東說

陸菴先生集卷四十六
之孫議政府君少從婦家寓居湖南之扶安府君以
我 孝宗五年甲午九月己亥生于柳川村舍學語
便識字受學於晚悔公未十歲盡通經史晚悔公奇
愛之曰大吾門者必是兒也及長出遊場屋屢屈曹
偶文名藹蔚乙卯司馬詩卷居上頭而凶黨方得志
屈置第二等庚申以後議政府君兄弟連處權要門
戶隆赫而府君退然自守不喜交遊以至韎韐象胥
之徒鮮或識其面者府君聰明絕人看書十行俱下
最好朱子綱目舉口成誦人有叩其事實則輒指之
曰此在某編某板罔或差失爲文沉鬱紆餘而長於

駢儷操筆立就所作多膾炙人口素性勤篤終日閉
戶非讀書則寫書未嘗斯須少怠人謂朝暮且一第
榜出每譁然稱屈廣州新置畱守議政府君首膺是
命府君隨往偶感疾卒於府舍時甲子七月十七日
也年僅三十一無知不知莫不嗟惜葬於龍仁寒泉
晚悔公墓之右崗議政府君陳章乞越疆觀葬 上
許之夫人驪興閔氏後府君四十五年卒而合祔別
有誌一男緯綽娶海州吳氏判書忠貞公斗寅女無
育繼娶南陽洪氏僉正禹賢女男錫百有雋才八歲
而夭次濟遠文科弘文館校理女適參奉俞彥欽濟

遠子曰木曰禾其餘男女皆幼府君天姿仁孝無一毫違拂親意和色婉容左右服勤議政府君語及府君輒曰吾孝子孝子人不間於其言平生不折一方長殺一昆蟲議政府君喜曰是與吾性合者以是遠近親黨咸愛而親之雖在觀志之時而德意已周洽矣繹生而無乳得遠方婢飼之令其夫將子以歸府君終夕惻然曰食已子而飢人之子豈仁人所可忍耶府君於物泊然無所嗜惟喜酒而亦能溫克與人交襟懷坦蕩絕無表襮人謂不失赤子之心而內實沉毅有識度雖身在布素而常以世道生民爲心且

嚴於淑慝之辨議政府君倚重之每事與議遇刑獄疑處或令草其判辭晨昏之助蓋多有焉府君之弟判書晚成觀察使晚堅接武榮塗每相語以爲如吾兄才德而不幸短折吾輩乃忝竊至此耶及繹再擢高科猥主文柄人曰非子之才乃不食之報也 肅廟己亥贈府君吏曹參判今 上己未加贈判書以繹推恩也繹五歲而府君見背猶能記氣貌溫厚而至如平昔可見之行僅得於家庭遺聞略加採摭以納幽壙昊天罔極

先妣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六
我先妣驪興閔氏驪陽府院君文貞公諱維重之女
妣曰恩城府夫人宋氏文貞公德望才猷爲世名臣
宋夫人和婉莊靜婦德咸宜夫人胚胎前光生有異
質甫五歲外翁同春先生作詩嘉之曰父母教訓早
聰明爾性然我祖考議政府君與文貞公爲金石交
約與爲昏夫人十五而歸我門有德有容六親稱慶
尤菴先生之臨弔宋夫人喪也見夫人動止有度嘉
歎不已歸語其家人夫人久而無育議政府君遲之
曰以吾婦之賢幸而有男豈非吾門之福也歲庚申
不肖綽生甲子先君子蚤世親黨以夫人剛決或爲

之過憂文貞公曰吾兒必不然也已而夫人自解曰
我有一稚孤養育成就俾奉先祀是吾責耳豈可爲
過毀滅死之計哉於是饋奠之具喪葬之需無不躬
執上奉下鞠極其孝慈內外宗族皆大悅及繼姑朴
夫人入門議政府君指夫人而言曰吾婦女士也君
可師之越二歲議政府君卒已巳之禍 仁顯王后
遜于私第夫人携家出寓於花田別業綽幼而不勤
學夫人泣而謂曰未亡人惟汝爲命然有子不學不
如無子吾仲父歸樂公課讀甚嚴雖痛加捶楚而夫
人一無嗟勞色仲父嘗語此事曰此婦人常情之所

甚難者惟於吾邱嫂見之夫人勤於紡績自少至老未嘗頃刻自逸嘗手理木綿花而以花朵爲筭終夜勸讀以緯愚魯而能有成立實夫人與吾仲父之力也及 壺位重正夫人復還漢師緯時延賓友與之讀書作文夫人親爲之供饋而不知勞壬午緯擢第夫人喜且泣曰此乃翁不食之報也又曰非不喜汝之榮達而爲貴人易爲好人難此吾所深憂也緯見世路險巇少仕宦情夫人亦謂之曰汝不喜與俗俯仰意欲當官盡職恐其不能容於世也及緯以 王事連年奔奏西北夫人以爲戚曰使汝不仕可以相

守以終吾餘日耶遂還寓郊廬庚寅緯以玉堂官上章陳情乞依陳茂烈故事 上批爾之情理予甚矜憐而終養之請有難許副將母上來母曠定省自後有除輒辭雖 召之以往役亦不赴間遭 威譴而未嘗離膝下己亥緯陞嘉善先君子 贈吏曹參判夫人從授貞夫人庚子 肅廟賓天歸樂公罹壬寅士禍瘐歿葬訖緯奉夫人走入麟蹄麟荒僻不堪居而山水清奇前有飛鳳一岫縹緲夫人每朝起顧而喜之曰雲氣佳哉嘗雜蒔當歸紫芝之屬秋日手摘茄子緯輒携筐而隨之夫人以爲樂雖菽水不給而

怡怡如也常以宗國爲憂念念不忘今上卽阼有儒士疏論辛壬事被撲死夫人聞之歎曰吾輩尚覲其復見天日今則國事可知也未幾朝著乍清粹復蒙收召陳辭不獲居數月奉還郊廬夫人臨歸笑曰以汝出處言之不必出峽而老人來日無幾但欲得見親戚耳粹以大提學屢勤敦迫卒至黜削或謂夫人曰未可少勸其出耶夫人曰吾豈薄富貴而不爲哉時勢旣無可爲惟從渠所守耳丁未朝象又大變翼年逆亂作粹奔問而歸尋遭凶言又入城胥命夫人愀然曰使汝名不盛位不高豈有是耶於是

粹益有退藏之意夫人之父母邱墓在驪州夫人弟左議政鎮遠時謫原州驪與原又接壤遂奉而遷居於驪夫人不怡曰汝雖欲順適吾意家廟隨我而來此地吾甚不自安也命趣裝將復入麟峽無何遘疾卒於大居里寓舍時戊申九月十九日也享年七十三年三卹還于寒泉先壠以十一月十日穿先君子墓而合封焉夫人肅哲仁惠望之儼而卽之溫篤於孝敬其侍姑朴夫人疾大小必親誠意懇至朴夫人素簡嚴而病革顧謂夫人曰吾且死矣恨無以報吾婦恩也繼姑朴夫人亦敬重之每事必咨終身慈愛無間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一
繼姑有一女蚤寡姑歿後女又歿夫人取其二女育
于家以至成長殆不知其無母也其奉祭祀也粢盛
器皿致其蠲潔勿勿乎其或饗之既祭慨然如不及
每雞鳴起而盥櫛理事井井外內婢僕各從其事遇
之曲有恩意時其飢寒當食不一喚起其或託疾則
曰人之難強者病吾寧受欺也通達事理明晰是非
一家子女有過必至誠開曉聞者莫不感動雖於歸
寧之日亦然諸婦女聞夫人來輒相戒不敢放心喜
與親黨相會每會情意藹然下至疎遠咸盡其愛惟
見其不是者雖有饋亦不受且有鑑識其言善惡脩

短往往有中以是親黨生子皆願一經夫人品題焉
見人窮急周恤如渴隣居多貧族常若食不下咽至
於賓客饋食之節罔不盡心而猶曰得無不足否資
用常患匱乏而平生不以一錢取息於人身聯宮掖
而無一毫干求 仁顯王后嘗曰吾兄高士也中年
患風疾 后遣女醫診視遺防風通聖散數十貼曰
於兄心猶有所不安耶有 賜衣一襲夫人遺命附
棺曰此亦於分過矣粹之婦吳氏蚤死無子其兄海
昌駙馬以其幼少所玩好珠貝之屬歸之曰畱此以
待其尸祀者也夫人謝遣之曰是皆出自宮禁非匹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庶家所宜有况此物未必與福相隨不敢畱待未生
之子孫也絳嘗見趙子昂真帖愛而欲市之夫人聞
子昂本末責之曰筆翰特一小技何足爲寶絳惶恐
卽還之絳屏居以來年少儒生多從遊者夫人謂曰
此吾少時見於外翁者不謂於汝身見之德薄而位
尊力小而任重此古人之所懼也每晨夕喜聽講誦
之聲而又未嘗不蹠然以憂也平居喜說分字曰人
各思其本分無或踰越其庶幾也絳事夫人五十年
竊覲夫人德懿純備凡所訓戒罔非森然法度之言
雖不肖無狀未能奉承萬一然其不至貪冒榮利辱

先喪已者惟夫人之教是資爾誠恐浸遠一微終於
泯沒以重其不孝之罪姑錄其一二以納諸幽若我
李世系及子孫已具先君子誌中茲不贅

仲父判書歸樂堂府君墓誌

公諱晚成字士秋號歸樂堂我李出牛峰高麗侍中
公靖之後考諱翮議政府右議政妣羅州朴氏僉樞
贈判書濠之女以 崇禎己亥二月三十日生議政
公仲氏諱翎與繼室同福吳氏殉節江都公出爲其
後壬戌進士甲戌除 翼陵參奉不就丙子庭試第
一成均館典籍兵吏曹郎知製 教司憲府持平執

義司諫院正言司諫弘文館副校理校理應教侍講
院文學兼文學輔德兼輔德濟用監正甲申承政院
同副承旨陞左副兵戶吏工參議屢爲大司成丙戌
同知義禁自後遍貳諸曹而爲亞銓最多漢城府左
尹大司憲行大司諫都承旨副提學都摠府副摠管
庚寅巡撫湖西甲午嘉義丙申由京畿觀察使擢刑
曹判書移判吏禮曹知樞工書判尹再長兵曹常兼
經筵春秋同知成均 世子賓客等職庚子 肅廟
賓天翼年公竄扶安壬寅夏被逮竟以八月十五日
瘐卒公器度宏遠神采燁然孝友出天敦睦嫻恤孤

窮立朝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一以匡主德張士論爲
主身有世道之責而意未嘗不思退顧以時勢危虞
畢義盡瘁望重而禍隨名全而身辱公其如命何惟
不害吾剛大之氣以順受其正而已然以公仁厚忠
信卒嬰世患天道何徵焉嗚呼痛哉夫人安東金氏
領議政壽興之女先公二十年歿男練進士壯元正
郎女進士金星澤後夫人延安金氏奉事淵之女有
一女幼庶壻尹勸以十月八日葬于水原雙阜壬坐
之原元配耐焉小子於公實有父師之恩欲報罔極
今茲誌幽之文不惟不忍書亦不敢盡言姑書大致

以徵來後云

仲母 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墓誌

吾仲父吏曹判書諱晚成元配安東金氏領議政忠翼公諱壽興之女左議政清陰文正先生諱尙憲之曾孫府使南原尹衡覺之外孫判書公之考曰右議政諱翮妣曰羅州朴氏僉樞 贈判書濠之女議政府君仲兄 贈持平諱翎與其夫人同福吳氏同日殉節江都判書公以議政府君命為其後夫人性聰慧忠翼公甚愛之年十五擇對歸于判書公婉順得婦道宗黨僕隸咸誦其慈夫人少嬰疾歲益沉痾判

書公晚卜姓或有為夫人慰者則夫人正色曰吾病不能理柩夫子此舉亦晚矣待其人有恩聞者曰此恒情所難而夫人獨能之哉妣尹夫人女中士夫人幼而孺染略通書史叔從兄農巖公昌協百淵子昌翁常稱賞之故其見識若此夫人生於 崇禎己亥正月三日卒以癸未五月九日判書公丙子壯元及第夫人卒時官弘文應教明歲擢承政院承旨夫人贈淑夫人又二載陞亞卿從 贈如例壬寅士禍判書公瘐逝乙巳雪冤 贈左贊成夫人亦加 贈貞敬一男一女女適進士金星澤男練進士壯元正郎

有四女未字壻之婿士人沈鳳仁進士李命采練自罹禍故走入窮山卒抱痛以死朝廷愍其孝特贈執義旌其門我李世襲忠孝而練也能無忝於夫人亦有光矣然以我仲父厚德與夫人之慈而卒無嗣此何天也夫人始葬水原雙阜判書公之喪穿其左而耐之戊申移窆龍仁泉洞實議政府君墓左用練遺言也小子自幼事夫人夫人視之如練練今死矣夫人之德之美微小子誰知者泣涕而為之叙以納諸幽嗚呼可哀也已

季父觀察使府君墓誌

公諱晚堅字士冬我李自麗侍中公靖七傳為都觀察使吉培始入本朝其孫承健判書判書之孫之信副提學副學生諱劼 贈贊成於公為曾祖祖參議諱有謙考右議政諱翮兩世以學行德業大顯于世妣羅州朴氏僉樞 贈判書濠之女伯父都正諱翮取公為嗣公生而秀穎於序最少父母鍾愛之及長發憤力學 肅廟戊寅賜柑泮宮公魁多士直赴翼年殿試被史薦因同薦人見枳遂已由侍講院說書轉禮兵郎屢為司諫院正言有臺官論人而辱人父者駁罷之以正風習市井子為守宰數人悉汰之官

方稍肅癸未爲養監果川縣以弘文館修撰召尋入吏曹爲佐郎正郎歷副校理校理副應教應教講院則兼司書兼文學輔德兼輔德諫院則獻納司諫司憲府執義議政府舍人軍資監正常帶三字銜爲獻納也廷臣方議尊號上執謙不許公言漢光武初却封禪之請後不免勉從願慎終如初爲校理也有用情考試獲罪名義者歲久復圖進用公引義嚴斥上始不納而其人不用癸巳因御容都監都廳勞陞通政掌隸院判決事忠清道觀察使未赴而褫拜廣州府尹入爲承政院同副承旨丙申以

大諫抗疏痛辨斯文是非請正李真儒誣賢之罪仍以喜怒失中陳戒不省及引避語益切直奸黨挾摘公疏語構罪請罷上不從秋以承旨出按江原道踰歲因本生繼母病革陳懇疾歸爲戶曹參議尋丁憂始公弱年洊罹巨創羸毀幾不全及是不勝喪以卒實丁酉六月十四日去其生丙午五十二公慈良簡素恭謹精詳所後妣李夫人享大耄公左右養務適其意奉先祀蠲潔致愨寢苦之日涕泣謂子弟曰吾曠省家廟汝須數灑掃也聞上疾日臻又涕泣曰恐吾不復覲天顏也其忠孝之根於天如此友

愛篤至吾先君早世語及輒嗚咽發姊貧而無告至誠存卹諸甥歸之如其家推而及於宗黨下至僕隸曲有恩意與人交一以誠悃終身無甘壞長於史學手不釋綱目一部喜論古今治亂得失見識通透往往有前人未發處言議峻正尤嚴於陰陽淑慝之別前後所論一以匡主德扶士林爲事難進易退官位低回人爲公遲之而公則夷然也有政事才敏以莅之明以斷之論者謂爲隸院近世無及未嘗以私怒刑一人民之疾苦人之情僞洞悉無遺以是吏服而民愛果廣之政仁化藹然至或樹碑追思在原營時

幕裨請以商稅板爲大夫人具壽器公不肯曰此官物也都觀察墓久失其處公之守廣竭誠詢訪褫歸後始得之公有異夢常曰我死必葬此地卒如其言公娶漆原尹氏觀察使嘉績之女有二男四女男綬維女適士人尹汲元景厚二未行始仲氏判書諱晚成暨不肖緯後先公登朝一時并列清顯公與判書公每存挹退在野日多課農治圃以爲樂又或杖屨徜徉於湖海山澤之間不肖輒隨其後其樂可謂盛矣公歿後五年世道大變判書公在謫字公而歎曰某不及見今日吾始悲其亡而今則羨也未幾竟邁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六
禍使公在者亦不免矣不肖伶仃於世獨見家國非常之變方將卷入窮山而深恐公平日美行日就泯沒遂敢略抒一二以爲幽堂之文而於盛衰存沒之際重爲之繫歔涕洟云爾

公墓以戊申二月移卜于竹山加里山下某坐之原尹夫人始葬龍仁先兆至是遷而耐焉公之職秩合有神道大碑而事力不逮誌文作後二十有二年始克燔成以納諸幽綬蔭縣令維有文行蚤死尹婿文科重試大司成元壻生員二季女適士人洪梓柳慤尹夫人別有誌

季母貞夫人漆原尹氏墓誌

貞夫人漆原尹氏者吾季父觀察使諱晚堅之配也父曰觀察使嘉績祖曰司憲府掌令遇丁外祖曰義禁府都事白川趙錫命舅曰敦寧府都正翹本生舅曰議政府右議政翹夫人以戊申五月十八日生年十五歸于觀察公婉順慈惠舅姑甚愛之自以介婦於吾先妣不敢敵耦一如內則及奔本生姑朴夫人喪至誠號慟觀者感其孝吾先妣尸祀事夫人爲之代勞時當酷夏手背皸裂吾先妣常語此事曰雖古所稱孝婦何以加茲觀察公官達而家甚貧所後姑

李夫人年八十餘躬執滫瀡克致其養李夫人四女每歸省夫人坦懷待之情意周洽雖夕廚告乏而亦不令知之觀察公喜之曰使吾諸姊妹歡然忘歸者夫人之力也觀察公歷典州縣而夫人未嘗以毫髮累其清德及觀察公卒又值壬寅禍變絳盡室入雪嶽山下夫人孤居益窮約書至多悲惻語乙巳四月絳自峽歸則夫人已感疾以是月十九日卒于花田郊舍吾先妣未及還以不復相見爲終身恨我李譜系及夫人子姓已具觀察公誌中茲不贅夫人季子維嘗欲爲夫人別具誌不及而死余哀其志且懼夫

人德懿之湮沒略叙其一二以納諸幽云

亡室 贈貞夫人海州吳氏墓誌

三州李絳熙卿有室曰海州吳氏判書 贈領議政

忠貞公諱斗寅貞敬夫人尚州黃氏其考府使埏夫

人其季女也舅曰 贈吏曹參判諱晚昌舅之考曰

右議政諱翻姑之考曰驪陽府院君文貞閔公諱維

重夫人幼而明淑柔惠忠貞公於諸子中鍾愛余早

孤七歲議政府君與忠貞公約婚越二年議政府君

卒又一年忠貞公受禍夫人年十五始歸于余語及

先故輒相對流涕夫人生富貴絕無驕惰意奉我王

母及母愉色婉容左右承適不命退不之私室手操女工未或自逸吾家世崇儉夫人又自以禍家子被服淡泊黃夫人嘗戲謂余曰我女以王女爲兄自幼孺染皆珍玩而未見有欲色常怪其拙宜其與君作對也夫人屢墮胎一生女即死疾仍以旻一日絕而甦聞余至作氣言曰姑側無侍者君子疾歸無畱若夫人可謂死不忘孝者矣夫人之生 崇禎己未九月八日而卒於庚辰四月十九日葬於參判府君墓下若而步夫人卒後二歲余始擢謁聖科又五歲擢重試癸巳爲成均館大司成夫人從 贈淑夫人

已亥由弘文館副提學進階嘉善大夫加 贈貞夫人余繼娶南陽洪氏有一男一女男濟遠女適士人俞彥欽余自哭夫人幾三十年久而益悲不獨爲夫人悲也記昔己卯余連敗大小會圍有不怡色已而科獄發夫人從容警余曰得失細事耳彼無所不至者何嘗不由於戚戚一念余瞿然稱服嗚呼何處復聞斯語余又嘗指嫁時屏曰安得似此山水與君結屋老於其間耶夫人忻然曰此吾志也余中罹變故棲遑山澤間使夫人在者必將從之而無難色亦何可及也余久擬作誌悲不能文余亦衰矣愴涕而爲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六
之叙如此銘曰
生不能事北堂兮歸而從先人于岡兮嗟夫人無自
傷兮吾且與子偕藏兮

殤兒壙誌

嗚呼此寒泉翁殤兒之壙也翁娶吳忠貞公斗寅女
無育繼配南陽洪氏考曰僉正禹賢兒以 肅宗三
十一年乙酉臘月壬辰生名之曰春悅以翁在春坊
直廬聞喜故也後又改名錫百生而骨緊神清英彩
照人寒圃李公健命一見奇之曰是酷肖閔文貞公
者閔文貞翁之外翁也不幸以壬辰五月七日死甫

八歲時已通書史若干卷作詩往往有警發語又於
聲音清濁高下不學而曉自合律呂其聰敏如此與
其弟天麟同時邁疫麟幾殊而生兒則死矣麟既冠
而名曰濟遠早擢第登玉堂翁每謂曰汝伯賢於汝
遠甚而福力不及汝且吾分溢難於兩全其如命何
兒葬於高陽香洞先壙翁悲不能文既三十有二年
濟遠泣請爲誌力疾書此以埋之翁名緯今爲議政
府參贊寒泉其所寓也我牛峰之李世系載于副學
府君大碑茲不復書

從弟婦孺人安東金氏墓誌

吾從弟維大心室曰孺人安東金氏其父正郎時發
仙源文忠公尙容之玄孫母李氏故相國頤命之女
也我祖考議政府君諱翮季子曰司諫院大司諫諱
晚堅出後其伯父都正諱翮貞夫人漆原尹氏觀察
使嘉績之女實爲夫之考妣孺人生於豪富性不喜
紛華於貨利泊如也以大心好書籍捐財營辦無難
色薄榮貴重名節多有激厲丈夫語余嘗謂孺人曰
吾弟素疎曠異時突不黔座常滿子能堪之乎孺人
俛而笑去年春大心在湖遇難將北歸孺人臨別道
然曰賊至惟有一死古來人失身何嘗不由於畏死

是後大心奔走靡室未嘗一日安常欲入山水淡處
力田讀書孺人蓋將欣然從之嗚呼今其死矣我李
與金氏重姻孺人六七歲已穎秀有名及笄歸吾門
退異若無能蓋其聰明絕人觀書過目成誦尤喜讀
小學立教篇三綱行實錄杜甫詩若而首人鮮能知
者其識婦道甚嘗聞李夫人女中士其教豈有自歟
吾先妣有鑑識嘗稱孺人無塵俗氣大心眼大言高
於人寡許可又非屑屑於情私者而孺人死哭之甚
哀其賢可知已然而孺人之行尤有卓然者往壬寅
李相國受禍正郎公亦連累被繫凡四年孺人親杵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六
春以供獄夜則露立禱天一日凶黨奏當大辟時孺
人諸父皆坐謫正郎公又無男孺人獨涕泣號哭徒
步至闕下上書請代死道遇一獄官又遮車呼曰願
活吾父一市人咸咨嗟出涕書雖不得上禍少弛正
郎公竟得生後五年孺人死君子曰孝哉今之緹縈
也孺人婉德多可書而余於此特表揚之以爲世之
爲人子者勸焉孺人生於乙酉四月三十日死於己
酉五月六日自洪州葛山啓柩某月某日葬于某山
某原有二女俱幼

曾祖考小室昌原黃氏墓誌

龍仁縣東寒泉之洞參議 贈領議政李公諱有謙
衣履之藏又東北而五里有谷曰廉退其小室黃氏
葬焉黃系出昌原府院君石奇之後高祖判書衡
世宗朝名將父悅以守闕衛將死於丙子難當難時
獨能入家廟負七主而行避兵獲免參議公聞其賢
卜焉小心奉巾櫛不肯爲子孫立產業參議公卒吾
祖考議政公事之敬謹雖異室日往見得一味輒曰
吾小母議政公仲季三人俱貴顯戊辰以後禍故稠
疊每泣曰吾老而不死不幸見此後十年議政公兩
男判書觀察公復相繼登朝則又泣曰幸吾不死而

見此余幼而及見之黃髮黧背目光猶炯炯喜談吾家故事歷歷可聽常曰仁孝恭儉是李氏家風宜爾子孫熾而昌蓋其通古今識事理往往有男子不及處見飢寒者怛然若在己天性然也戊寅十二月十一日卒去其生萬曆戊午八十一三子翬習翬皆先亡長季進士女適尹撥亦進士翬三男晚徵進士別提晚膺司果晚增主簿晚膺出後習尹壻子健教厚教心教曾玄不盡載參議公會孫某官緯誌

庶從大父進士墓誌

公諱翬字士章我曾王考參議 贈領議政諱有謙

之側室子也母黃氏 世宗朝名將衡之後其父悅以衛將死丙子難公 崇禎己卯生於參議公淳昌任所嫡母尹夫人愛之甚公事之盡誠及其喪哀動傍人尹判樞綱歎曰吾生九十始見此人己酉中進士自後不復攻舉業吾祖考議政府君暨仲季都憲尚書公一時隆顯公常以盛滿爲憂無毫髮干求杜門斂迹韎韐駟僮之徒罕識其面居不蔽風雨疏糲不給而處之適然獨曰古人親極滋味而吾不能可恨也累擬部獄官太學士南公龍翼辟製述官則曰壬丙之禍南北皆吾讎雖卑微忍以斗祿而忘其先

陽春先生集卷四十六
卒不就己巳禍作禁諸子不赴舉聞時事輒悲吃鬚
髮盡白及疾革誦杜甫不及見清時之詩又長慟曰
吾非怛化奈老母何取潔衣加身曰臯復禮之大者
婦人入訣麾之使出遂卒癸酉十一月十八日也葬
龍仁泉洞母後公十年卒墓于廉退谷戊子公亦移
窆其下室咸平李氏耐府使輝陽之女三男三女男
晚徵進士別提晚膺司果晚增主簿女僉使金命錫
趙泰斗柳綱晚膺生綽緝縉綽後晚徵緝進士晚增
側出絲絀金命錫六子柳綱三子公質厚而器偉志
確而才周特爲國制所縛有蘊莫宣往往忼慨若不

能忘懷者而於門內循分無違雖幼少必加禮與人
恭謹以亦足名窩以自遣又不自鄙夷遠財利慎行
檢尤嚴於男女之別見不正若浼嘗陷淤泥遇潮而
出昇入村家猶危坐不懈以涉險忘危爲終身戒手
書孟子一通遺子孫又作家訓中多格言此可以觀
公大略矣嗚呼惜哉余童時荷公知獎甚深今邱木
已拱而余亦髮皤然矣愴涕而爲之識以納諸幽我
李世系具在泉洞大碑云

庶從大父宣教郎墓誌

吾曾王考參議 贈領議政府君諱有謙號晚悔公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六
其側室第二子也名習士重其字母黃氏衛將悅之
女公廣穎巨鼻容貌玉雪觀者咸屬目每日定省如
禮必適其寒溫婦翁柳郡守屹然武人嘗以好馬遺
之戲曰迂儒焉能善飼公蹙然曰甘旨亦不能躬親
安用養馬爲哉柳益敬重之性且喜學方駸駸向進
不幸年二十二庚戌九月廿一日卒母哭曰安得誠
孝如吾兒者乎葬于高陽花田某向之原婦柳氏有
淑行公卒後自分下從水漿不入口願家於墓側以
供祭祀父母憐而許之未終喪而歿遂祔焉一女歸
金鎮寧早死無育以兄子晚膺爲後晚膺三男綽緱

進士縉綽出繼女爲宋炳箕金德謙金仁謙妻

庶從大父進士墓誌

吾曾王考參議 贈領議政諱有謙庶男三人公最
季名翺士皓字母黃衛將悅女公四歲孤長而語及
輒悲泣十歲能詩文二十四進士酷嗜太史公書讀
之往往舞蹈傍及韓柳歐蘇不一釋手於財利泊如
言論慷慨見不善若況隣有潛屠者登盤却不食性
甚拙嘗爲能麼郎涕泣父兄強之一束帶見官長便
褫常願結茅雲水間左右圖書花草終老其中又將
力追古作者軌轍不幸年二十七丙寅六月廿二日

卒母哭曰何奪吾孝子高陽香洞我李世葬地公亦
從葬室羅州朴氏先公一年生後二十九年歿而祔
父縣令世菴一女進士張世吉余夙慕公志行之潔
且傷其無後略書睹聞以納諸幽云

庶從叔別提墓誌

余自幼從別提叔遊情好甚至若不能頃刻離者然
叔之歿忽已十有七禩而人事之變有不可勝言者
矣我曾王考晚悔府君有庶子曰進士鞏叔其長子
名晚徵可久字辛酉進士嘗爲鷹師尋棄去晚得天
文學教授遷司畜署別提司畜舊無廨 肅廟輪對

面陳狀特賜城南一區其能職如此以 崇禎己亥
四月二十八日生歿於丙戌九月十九日叔長身美
髯眉目瑩朗慈良樂易與之處久益可愛咳唾談笑
才致溢發少工駢儷卒無成凡有憂愁無聊一寓於
詩率意口呼輒有警發語往往裸體露頂人或駭矚
而內實謹恭忽又拊掌高叫以泄其志氣豈中有不
平者存歟聰明絕人淹穿諸家如星象堪輿之屬雖
不屑爲而自能透悟一日從容謂余曰壬寅之歲子
有明夷之厄不知世道如何我則不及見矣及余竄
伏窮峽默念前言鑿鑿符合嗚呼一何神也叔再娶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青松沈氏某之女光山金氏沙溪文元先生之庶孫
皆無育取其仲晚膺子綽子之綽二男一女幼進士
公墓在龍仁廉退洞叔葬其下記叔又嘗語余曰我
死子必銘我余視爲戲言豈亦前知之一端耶略叙
平昔知見以塞宿言而感念存沒重爲之涕洟云

庶從叔主簿墓誌

吾叔晚增子能壬寅士禍棄官歸余是冬携家入峽
乙巳始還郊子能先一年死矣君之考進士公臨歿
詠不及見清時之詩翼年爲甲戌嗚呼一何相似也
進士公諱翬我曾王考參議 贈領議政諱有謙之

庶子室府使咸平李輝陽女君氣貌英發當事縝密
赤手致財產不苟求不妄與攻舉業不利由能麼郎
爲司畜署別提一新敞廨職事以辦轉南部主簿棄
去治屋種樹以自娛舊要在銓足不跡其門語時事
忼憤悲咤七月八日卒年五十始葬屋後後三歲移
卜香洞先壠距花郊數里室原州元氏耐察訪萬東
女一女洪重業繼娶同知俞欝女側出男綵緜余向
爲君作郊舍八詠期以終老嬉遊君歿而乃志其墓
可哀也已

族兄學生公墓誌

我李五世同居同祖副提學之信宗兄弟十數人公
序居二仲父尚書公每稱曰粟甫介潔粟甫公字縝
其諱也公蚤孤事母孝啜菽飲水常盡其歡與人樂
易無表襮尤睦於宗族窮居志不苟惟力穡自給見
不善若浼有薦者不應曰吾守吾拙常戒諸子以孝
友年五十五乙酉正月廿七日不勝喪卒高祖劭敦
寧參奉曾祖有恒有孝行祖翬考晚熙妣新昌趙氏
重呂女公葬于高陽唐山去所居花田若而里室豐
川任氏其考生員礪端淑有婦德後公幾年祔三男
濟重僉使濟博濟普女適趙益壽濟重男櫜福余少

從公日陪二父遊情愛藹然公歿僅二十年餘而父
兄宗黨凋喪幾盡鄉里索莫無復向來氣象矣嗚呼
可悲也已濟普以狀乞銘是能酷類公者銘曰
窮則易濫貧則必求吁嗟今之人孰與兄儔

再從兄奉事公墓誌

公諱績字偉卿後改績字子升以初字行李出牛峰
副提學諱之信世居高陽之花田於公爲五世考諱
晚慶出後大司憲打愚先生諱翔妣慶氏監察翔龍
女公自幼攻文詞困于公車四十二進士又以策中
高等竟不第庚辰除 獻陵參奉母憂去庚寅復得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六
孝陵序陞司圃署奉事辛卯七月十七日卒年五十
四公貌寢而氣溫孝于親友于兄弟杜門忍飢不色
戚無一毫營求喜誘掖後生讀書聲音洪暢村秀子
弟多圍聽忘歸於人無怨惡日與宗族會怡怡也爲
圃官有疾薑食署人進之却不食曰此公物也兩
陵人至今誦其潔白公娶順興安氏克聲之女三男
濟夏濟明濟寬女士人奉明教濟夏男棫余以少弱
弟蒙公知愛甚公歿幾二十年余亦衰矣深懼其志
行湮沒略叙此用識厥墓墓在唐山去花田數里而
近銘曰

冰玉其心蓬蘽而居嗚呼我兄君子人歟

再從兄直長公墓誌

公諱絢字太素牛峰人高麗侍中公靖之後本朝副
提學諱之信始家於高陽之花田於余及公同爲五
世高祖諱劭敦寧府參奉曾祖諱有恆祖諱猗考諱
晚慶皆不仕吾從祖打愚先生罹禍臨逝遺書以族
子晚慶爲後先生歿後家人請于朝上許之公以
癸丑生形貌端秀幼時不喜與羣兒遊父母問其由
則曰無益也以伯兄邁危疾奔遑無暇廢學殆六七
年旣勝冠發憤取通鑑書終日夜伏而讀之父母憂

其生病隣里罕覩其面文辭大進尋丁父憂哀毀逾禮服闋赴舉屢屈以公好古不屑時樣也公婦家南素饒晚有子而幼翁託公而歿公養而教之及長悉取其家貲而歸之人以爲難及伯氏往尸打愚祀公亦自贅居而會焉己亥除繕工監監役恪勤奉公不以官卑而懈辛丑士禍大作歸樂公南竄打愚先生復還丹書公即棄官歸鄉乙巳更化先生伸雪復官公亦牽復由翼陵奉事遷顯陵直長丁未時象一變公又罷戊申逆難奔間亂定復還己酉八月二十七日終于德山寓舍返葬于全義馬山枕癸之原

去打愚墓幾十步一男二女男濟大方志學而病聾自廢士人金英行趙東師其壻公少時天姿固執自信己見不苟循人情以是鮮與人合晚更和厚接人傾心倒情不設表襮下至謙隸之賤無不得其歡心自登仕籍以來交遊甚廣相遇欸洽獨於臭味不同者去之若浼其處鄉黨亦然故公死之日識公者皆曰善人亡矣公勤苦爲文亦足以成名而竟失於公車至於仕路通塞時運所係而天又不永其年或者不食之報在於後承否歟余自幼從公遊相與長大離合死生之恨有不可勝言者今於幽堂之文攬涕

而爲之叙系以銘銘曰

嗚呼我兄可謂善士勤而無成窮命攸使栖栖斗祿
亦坐運否身後業家厥有賢子仁厚之報倘徵厥理
少弟作詩用詔无止



